清波雜志

附別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波雜志

附別志

周輝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稗海本僅三卷知不足本十二卷又有別志三卷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

宋周煇撰。煇字昭禮。邦彥之子。（彥字疑衍文。周邦見宋詞紀事。）厲鶚宋詩紀事。附載馬曰琯之言曰。舊本清波雜志存張貴謨序。書中俱作煇。厲從之。案是編爲影宋精本。書中俱作煇。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琯所見者。或轉是訛本。煇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煇實自浙遷淮也。是書之末。有張斯中（藏本作才。未知孰是。）張訢、陳晦、楊寅、張嶷、龔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似道稱煇爲處士。嗟煇曾試宏詞。奏名見之書中。或當時未就官邪。別志又自稱嘗至金國。益不可解。或隨使者行也。清波爲杭州城門之名。紹興中。煇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尊王安石之非。攻書中稱煇之曾祖穜與安石爲中表。蓋親串之間。不無迴護。猶之王明清揮麈諸錄。尚爲曾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盡廢其書。則又門戶之見矣。是書原本十二卷。商維濬稗海作三卷。蓋明人刊本多好合併刪削。不足爲異。諸跋竝稱二志。惟龔頤正跋作三志。攷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爲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尚有後志。然別志中但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稱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惟此兩集。或頤正跋三字誤與。

煇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賢於博奕云尒。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爲清波雜志。紹熙壬子六月。淮海周煇識。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清波雜志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藏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如此今寓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紹熙癸丑春古杭張貴謨序

讀書貴有用。昭禮於書無不讀。而其用不見於世。胸中萬卷。浩乎沛然者。其眞爲無用之具邪。清波雜志之作。隨事紀載。證據今古。亦殫洽矣。閒出己意折衷之。議論所到。有前輩不曾言。開卷一覽。聞所未聞。使人起敬愛心。聲聞播流。當同此書爲不朽。則知讀書之用。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雖然。抑末耳。昭禮固倦游。又從諸公貴人交。耳目感觸。形之詠謌。咏唱。蓋無日不有。至於應用等文。每出一斑。已足膾炙人口。若遂裒而集之。長編鉅軸。與雜志竝傳。不獨京師紙價爲之貴。將見萬丈之光。騰薄於牛斗閒者。皆是物也夫。紹熙癸丑夏四月。括蒼章斯才書。

松巢先生有雜志二十卷藏於家。今昭禮兄所爲。實追繼於前作。涉歷久而見聞該。閱習工而語意貼。然則是書以晚年出也固宜。紹熙癸丑九日。毗陵張訢。所惡乎雜家者。爲其害道也。若周君此書。雖出於平居暇日隨筆紀錄之作。而感時懷舊。獎善黜惡。斷斷然有補風教。則奚惡於雜哉。周君名族之胄。忠信篤實。悃愊無華。多識故老。聞見殫洽。言有從來。咸可依據。是書也。其垂世傳後何疑。君之居於清波門也。晦之弟晹。實同里巷。因得觀其書。乃識其歲月而歸之。蓋紹熙癸丑十有一月九日也。吳興陳晦謹書。

予老無他嗜。猶喜讀書。幸經史百氏。生平略游心。獨苦耳聞近事殊駁。比得清波二志。釋滯增益良多。嘻。以昭禮記臆如許。乃竟成蹶士。抑傅長虞所謂此屈非復文辭可了者。言之令人重憤邑。慶元二年六月晦。山陰楊寅少雲跋。

周君、余淮鄉博洽之士。清波集乃其暇日所志也。昔稗官者流。街談芻議。猶得采綴。與九家竝傳。此志有關於風教者甚多。渠可不傳遠乎。雖然。周君胸中該綜羣籍。莫可窺測。此志特其筆端游戲語爾。慶元丁巳季冬既望。邠城張巖書。

吳陵周氏。世擅彫龍。衣冠煒燁。昭禮尤篤學。號能迎將承應者。客游都城。今其老矣。抱道不試。而能安於閒放。不關人事。居清波門日。往來湖山閒。把酒賦詩。悠然自得其樂。或謂可追和靖之風流。比有傳其所著清波三志。讀之起敬。不但如前所云。前輩日已遠。舊聞餘論。撫卷三復。昭禮壽祉方增。班管綳縑。登載朝野之盛。蓋屢書不一書。又奚得三志而已。予少昭禮者。殆將見之。慶元戊午上辛。楚龔頤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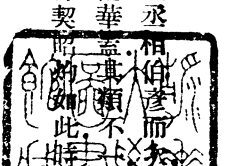
余來中都。聞有所謂周處士昭禮清波志。急祈借傳錄。洪益處最多。大抵紀載事實之書。各隨所見。收書者不厭其博也。他日討論一事。適然鍼芥相投。車轍相合。方知此書之效。慶元戊午立秋前一日。天台徐似道淵子書。

予幼業舉子。即有志古學。見同儕所讀者。皆坊肆糟粕之文。心竊鄙之。既長棄去。幡然從事六籍。故聞風而售者日至。首一人稱姑胥袁飛卿。家奴肩一篋。手一編。迺清波別志也。其人視爲奇貨。索價太高。因持去。三十年來。求之弗得。今始得之貞山陸給事家藏。前有雜志十二卷。後別志三卷。比曩所售者爲全書。予喜而執筆日鈔五葉。積七十日訖事。追惟袁陸皆吳產也。袁以規利。陸以結義。賢

否之分如此．宜其顯晦壽夭亦殊塗云．嘉靖戊申春三月望．茶夢散人姚咨．識于鴻山學士之西館．

清波雜志卷第一

高宗繇康邸使金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彥而外建炎初詔省紀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開所紀符瑞如冰泮復凝紅光如火雲霞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申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坼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讖如此非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於應王廟

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閤封潁川郡王既卽位陞潁川爲節鎭久之覺其非遂以許州爲潁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

吏部侍郎張舜民爾嘗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軍節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封潁王三年立爲皇太子初不曾封潁川郡王政和閒工部侍郎劉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潁王登大位其忠武軍止緣遙領節制已陞爲潁昌府其潁川係受封輿王之地伏望崇建府號遂以潁川爲潁川府依舊順昌軍額悉符前說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匄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驚寤且曰必有異人

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來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聖皇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捷之語爲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閹隸姓名也。侍衞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或云。亦嘗達於聖聽。頃得此說於惠山主僧法暉。普安等名雖不同。其爲佳讖則一也。

高宗踐祚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麪飯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桌。置筆硯。竝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椅桌等物。謂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破甕盂。溫湯漱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紹興開復紆奎畫以記損齋。損之又損。終始如一。宜乎去華崇實。還淳返朴。開中興而濟斯民也。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治。修蓋一殿之費。雖未爲過。而廊廡亦嘗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簡儉。不彫不斲。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金被留。館於雲中。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已定。朱

方南歸。嘗著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家亦不復載。爲可惜。煇紹興間得婁宮亮奏劄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懌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於昵。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敵人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婁初不知其出處。近聞乃温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沒於水。或云論事之疏。不止於此。

高宗卽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己。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而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夷夏聞風。要賢賢王。既驅車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谿壑之無厭。昧蜂蠆之有毒。廷臣乏策。鄰使詭和。款貔虎以

退師。致金湯之失險。肆令狼子。荐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異。蓋時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後簽書樞密院。南京人。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閻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廟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啓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元祐大婚。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宮家却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懲宰執理會。但自安排著。遂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入兩部闌門。衆樂具舉。久之。伶官輦出賞物。語人曰。不可似得這箇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實錄具書納后典禮。但言婿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彥霖繫年錄載六禮特詳。亦不書此。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啓夏。渭涘興周。于肯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承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虛中壺之尊。伊欲迓於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祏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齊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贊有常。古今相沿。方册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爲成式。付在有司。袞冕黻圭。益重謹昏之義。金根駟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爲詳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後撥亂返正。翊戴中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謹具著焉。

國朝配享功臣於太廟橫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眞宗室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瑋。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宗彥。

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中興將相勳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天聖初元，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景靈宮分於在京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蹟之處。牌長三尺許，厚寸餘。文十二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五曰：永鎮福地敕。其周郭隱應虬龍花葩之狀，精彩煥耀。封以絳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藥金所製。凡不經兵革州郡，皆寶藏之。煇嘗見於上饒天慶觀，蓋留龍虎山。

頃見唐人官誥印文，細如絲髮。本朝印文麤厚，漫泐遲速，雖係官府事之繁簡。舊傳唯三司，開封爲省府，事最繁劇，所用印歲一易。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煇見耆舊云：承平時，州縣多闕官，得替還鄉，未及息肩，已竭蹷入京，授見次，即趨赴上。一季半年，已爲遠闕。到國門即入朝，集院支俸，差剩員，破官馬，事事安便，與今異矣。

政宣間，掌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長而成篇。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藻筆，紹興間，婉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王綸草制。或云時宰與王同里，欲其霈賜金，故臨期特俾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弁、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

機。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爲然。燁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璹詣頡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仲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竊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賞。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意也。後東坡載其說於鄭公神道碑之首。（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榮。其利不及。則陛下任其患之語。）

選人改秩。今當員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咸云考無玷闕。方幸寸進。戛戛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額。且減薦數。有憑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艱得職司。若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胡宗英者。該磨勘。引見日。仁宗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閱其家狀。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得不沈滯。遂降旨止與循資。熙寧開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三紙。引見日。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者。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於是權勢聳然。幕職州縣官以薦改京官者。其數如格。則移刑寺。問舉者無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至引見。又移問如初。有罪故而不足於數者。輒能去。考功郎趙抃請勿再移問。從之。仁人之言也。抃乃清獻公之子。

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僞冒寖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温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温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巵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一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綃霧穀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逢頭齯齒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堯歌牧嘯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甯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煇既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爲榮。

清波雜志卷第二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卽位赦書。應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王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敍。二日。降手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謗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檢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原禍亂之自云。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牓。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閒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賜導。幷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封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蹤。戕於雍巨黼同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辈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翛亦賜死。翛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爲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書。稱樞密太尉。蓋舊制文臣爲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潞公正位兵府書。亦有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

京城士庶舊通用青涼繖。大中祥符五年。唯許親王用之。餘竝禁止。六年。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近時臣寮建議士庶用皁繖者。不聞施行。政和間。亦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竝不得乘轎。亦紹聖之制。

蒲宗孟左丞因奏書請官屬賞。神宗曰。所修書謬。無賞。宗孟又引例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恐不預。上爲之笑。賜帛乃得請。率然一言而當於理。

諸疑獄當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當奏輒奏者勿坐。此法既行。全活多矣。元豐詔大理兼鞫獄事。多上所付。大理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冤。神宗知其材。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爲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複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可疑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朝廷皆從之。韓、密州安丘人。竝具本末奏取敕裁。此說既行。凡有奏疑。未嘗不免。（應天下疑獄）（元豐八年詔自今天下州軍勘到彊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竝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正與前說相反。）

舊制。沙門島黥卒溢額。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貸之意。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本州。神宗深然之。著爲定制。乃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馬子約之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島溢額之卒移本州牢城。以廣好生之德。從之。後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

舊立扁牓必系以亭臺齋閣之名。今或略去。嘗見黃岡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

足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齋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

自昔人士皆著帽後取便於戎服紹興丙子魏敏肅道弼貳大政一日造朝預備衫帽朝退服以入堂蓋已得請矣一時驟更衣制力或未辦乃權宜以涼衫爲禮習以爲常乾道閒王日嚴內相申請謂環一堂而閤座色皆淺素極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著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簡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爲北地風埃設舊見說汴都細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塭蓬勃江南塔衢皆甃以磚與北方不侔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中謝爲敍謝初以爲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哲宗嘗書鄭谷雪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煙溼改亂飄爲輕飄

房次律爲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惠南菴歐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眞人富韓公崑崙眞人蘇東坡戒和尙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渺茫中恐止可爲篇什妝點之助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

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蹟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煇在建康。於老尼處得東坡元祐開綾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末兩句全用草聖筆勢。尤超逸。尼時年八十餘矣。又於呂公經甫少卿家見所書傷春詞。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蹟屢經兵火而尚存。誠宜珍祕。呂乃申公之後。

紹興辛酉。煇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開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蘇內翰留題。登榻觀之。卽八月渡重湖。肅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葦蕩一山龜。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詩已欲漫。尚可讀。僧云。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至今。然律詩而用兩韻叩於能詩者。曰。詩格不一。如李誠之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

煇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共載生死。係於浮沈之間。每過龍祠。薰爐瀝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亦致冥禱於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脚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歆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旣覺。但記浩若川流、儻不葬於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於豚蹄一聯耳。

男子施敬於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夾拜。古禮也。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問故夫。或問

婦跪如何。嘗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拜尙不以爲異。則跪宜有之。

向在建康。於鄰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收儂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眞武像。世言武襄乃眞武神也。及出使相判陳州。告身。皆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紫絲網皆備。後於友人歐陽儆處得其遠祖文忠公自初進擢至贈謚綸誥。一無遺者。可謂故物不愧鄭公之笏。兩家其能終保存耶。

武襄赴陳州。不擇語所親曰。靑此行必死。問其然。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靑沙爛。今去本州。靑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初實戲談。適會其死耳。或云。初無此說。好事者爲之。或云。當時狄爲都人指目。故爲是無稽之言以爲笑端。判陳州。竟因疑似。熙寧改元。靑子諮入對。上問靑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二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爲文。遣使卽其第祭之。其文具載實錄。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書名畫。且能別眞贋。帥建康日。知先人素從後湖蘇養直徵君游。託移書求仇池故硯。蘇答云。抄掠之餘。所存百骸九竅耳。平生長物。豈復一毫。況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於昔之隱几者也。孟見之笑曰。只是不肯見畀爾。後數年。黃山谷甥洪仲本託先人以一書致於孟。乃枯槁上一鷹。實山房李公擇尙書故物。補破處龍眠筆題作鍾隱。米元章書史云。李後主號鍾山隱居。疑後主筆也。而名畫錄自有鍾隱。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謂古畫必有對。後聞併歸於孟氏。鍾隱天台人。隱於鍾山。遂爲姓名。李方叔爲趙德麟品德隅齋畫。備書其藝之妙。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攜匕首至臥內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帶來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爲得體。卒受其帶。則墮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開亦有守邊者。一夕失城門鎖。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繼有得元鎖來歸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關鍵。蹉跌不相入。較以納帶。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延安刺客乃張元所遣。元本華陰布衣。使氣自負。嘗再以詩干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造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僧寺云。夏竦何曾聲。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不逐如此。能子復著九朝通略。於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逆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卻用此源字。

嘉祐中。修睦親宅神御殿。歐陽文忠公言。祖宗廟貌。非人臣私家所宜有。龍之宣和開。朱勔在蘇州。即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熙寧開。宗室魯王等亦建神御於本宮。諫臣謂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有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宜一切廢龍。從之。近屬王宮。尚有法禁。小臣私室。豈應得爲。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輔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

京之卒。適潭守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輩。藁葬於漏澤園。人謂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

宣和間。京師染色有名太師青者。迨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裹屍。茲其識也。

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從。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至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又一歲。戶部欠郊費若干。長貳堂白。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聞下文思院鑄錢樣。亦匣測。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懲屢變鹽法之害。亟以所蓄算請鈔旁。不數日。府庫沛然。

徽宗嘗出玉琰玉卮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盞。皆石晉時物。指以示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毋嫌。徽宗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事者甚衆。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懼人言復與。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卹也。陛下當享太平之養。區區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納忠。大率如此。

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欲去宰輔取表自京始。）嘗攷晁錯更漢令。諸侯誼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史筆書之。亦

以表其失言。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有少保節度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於後。次曰執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識者知爲不祥。既行。徽宗語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乃上寵嬪。念四者。閻婕妤也。

京得東坡表忠觀碑。讀至天目之山。苕水出焉。謂坐客曰。是甚言語。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酈元水經格也。王荊公得表忠觀碑。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漢與諸侯王年表也。邵溥公濟云。遷死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樂等書。三王世家。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作。非遷之書也。

王荊公日錄八十卷。毘陵張氏有全帙。頃曾借觀。凡舊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耀後世者。悉己有之。盡出其壻蔡卞誣罔。其詳具載陳了齋瓘中四明尊堯集。陳亦自謂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更在後之君子審辨而已。故神宗實錄後亦多采日錄中語增修。章子厚爲息女擇配。久而未諧。蔡因曰。相公擇壻如此。其艱豈不男女失時乎。子厚曰。待尋一箇似蔡郎者。蔡甚慙。王蔡造端矯誣。雖歷千百年。衆論籍籍如新。矧同時之人。宜乎議之不置。孰謂蓋棺事始定耶。

前記煇得於叔祖元仲。叔祖視政宣諸名公爲輩行。李丞相伯紀欲以諫官薦。不就。平生所著記篇。祈林向伯恭爲之序。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爲期集費。進士諸科舊用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

貸於人。過於浮費。至是始賜之。後以爲例。

清波雜志卷第三

煇居建康春時偕一二鄰曲至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菴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甃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閣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翠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中雖瓦礫微物亦有時而顯晦又至白下門外濟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鋌上刻永定公主爲誌公和尚海髮之資一樣十鋌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誠不吾欺

張文潛雜書有云余自金陵月堂（姚本訛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辭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隈壞水或絕或流多鵁鶄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荊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與東坡跋秦太虛夜航西湖至普明院舍舟從參寥竝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嘯憩于龍井始至壽星院謁辨才一段奇事景趣略相似皆可以畫但恐畫不就爾煇雖未嘗夜游南北山如金陵郊墅（姚本商本俱作野）春游良不疎想像文潛所歷如在目前足不至者二十餘年特未知今復何似（據宛丘集信不下當增也字）

煇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育序游鍾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菴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青溪第一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暗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句容人素於先人厚善先人嘗次其韻雄壓吳頭控楚腰千峯環拱冶城橋

黃旗紫蓋旋歸漢古刹淒涼尙號蕭北嶽經行匪濫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皆書于壁二十年後再過之皆不存矣郤后化蟒之地鹿院苑土人名爲蕭帝寺寺之殿宇猶是梁時建立者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橋林政若子邁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王荊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煇先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爲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恪謁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卽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元避欽宗名偉亘今改正）溫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託其點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紹興戊午魁特奏名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佯罔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迨六朝臨幸以設廳爲三省廳爲樞密院六位爲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彼民至今能道之石林爲從祖姑之夫婿幼及識其風度偉人也

石林爲蔡京客故避暑錄所書政宣間事尊京曰魯公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何也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

絕江渡淮。過河越白溝。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煇淳熙丙申從使節出疆。回轅。當三月中下旬。一路紅塵漲天。熱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氣候。往還經從汴都。顧瞻宗廟宮室。不悟朝陽殿。遂作單于宮。不獨興嘆于往古。以中原復中原。規恢洪業。信自有時。恨煇老矣。其及見諸侯東都之會耶。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慧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爲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爲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四十年前。朝士遭喪。徑放舟辭倉皇出關。親厚者亦不敢相聞。迨更化之後。稍革此風。猶未敢舒肆。叔祖緜三院御史貳春官。未幾罷斥。時王公元樞德言任小司空。趨局卽請早出假。同列叩之。昌言答曰。綸今日欲送周爲高。爲高。叔祖字也。舉列尾而至者一二耳。近時去國者。冠蓋祖餞。笠容理裝。風俗歸厚於治世。豈小補哉。栝蒼管鉞平仲監秦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銀一笏以助其歸。恃此方敢留一二日。蓋秦早授館于其家。故特致此禮。

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許於通衢下馬從醫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今談天者旣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晁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

何必逆計未然哉。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燄赫然。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庭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馴擢至大中大夫。沖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函致之。俄震雷大霆。霆皆濁流。俄頃卽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于溫州。未死間。先自籍平日賜賚物寄之郡帑。且爲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實所賜萬歲藤拄杖。封窆甚固。建炎初。唯下溫州籍其貲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駝裘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爲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倏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譎詐遁去。異哉。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蒞。靈素旣陞座。首召太學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旣出。乃昌言曰。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爲師友。豈有搤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罷。王、海陵人。歷宰掾分符而終。近萬元亨典鄉郡。雖載姓名于圖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

時又有王仔昔者。初館于蔡京第。屬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爲禱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肯受。曰。上禱雨。今

得此大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駭異蓋上默禱爲寵嬪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

紹興丁巳歲車駕巡幸建康回蹕時先人主丹徒簿排辦新豐鎮頓物皆備御舟過止宜索生菜兩籃非所辦者官吏倉卒供進幸免闕事前頓傳報生菜遂爲珍品物有時而貴世事奚不然

吳芻字長吉臨川人後徙建康早從王荆公學譚熙豐閒舊事亹亹不倦與秦丞相有硯席舊晁共道居留日俾鄉人舉其孝廉孝者當兵火擾攘之際供母養無缺廉者雖在窮約人或賙之有所不受雖曰鄉論素與亦未免有所迎合繼以禮津置赴行在所館于太學未幾託疾告歸初無恩數爾後入行孝廉之舉寂無聞焉

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蕊花乃比其色許愼說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煇家海陵海陵昔隸維揚亦視爲鄉里自幼游戲無雙亭未見甚奇異處不識者或認爲聚八仙特以名品素高爾后土祠前後地土膏腴尤宜芍藥歲新日茂及春開敷腴盛大纖麗富豔遂與洛陽牡丹竝驅角勝孔毅父嘗譜三十有三種續之者纔十餘種夫豈能備固宜有所增益錢思公尹洛一日幕客旅見於雙桂樓下見小屏細書九十餘種皆牡丹名也洛花久淪敵境揚花在今日尤當貴重

紅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藥以賞之時王岐公爲倅王荆公爲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召之乃

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爲首相。後山陳師道云。煇嘗詢于揚之故老。皆云初不識所謂金帶圍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爲榮悴乎。

煇祖居錢唐後洋街。第宅燬於陳通之亂。今韓蘄王府。其地也。嘗見故老言。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極目。更無障礙。自六蜚駐蹕。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近人詩也。或云爲此詩者黃姓。失其名。亦嘗作万俟丞相挽詩。有地下若逢秦相國。也應不說到沅湘之句。

天下名山福地。類因行役窮日力。且爲姑俟回程來觀之語所誤。竟失一往。貽終身之恨者多矣。煇頃隨侍自番陽順流東歸。至南康阻風。留一日。乘輿游廬山。飯于歸宗。旋至萬杉。杉陰夾道。蔽日。抵羅漢觀大鼓。未至棲賢數里。先聞三峽噴薄激射之聲。動心駭目。凡山南佳處。領略粗遍。爾後一再經從。皆不暇訪陳跡。至今清夢猶在巖壑間。嘗有一編紀游。今亡。

昭慈聖獻上賓。庭臣進挽歌辭。莫不紀垂箔事。一詩云。飲馬驅彊敵。飛龍紀建炎。艱危三改歲。倉卒兩垂簾云云。乃中書舍人林遹詞也。一時傳誦。挽詩自古皆五言。至嘉祐末方有爲七言者。

乾道末。晁強伯子健至毘陵。祠蘇東坡於學宮。其叔少尹子止爲之記。其間言坡之葬也。少公銘其墓。皆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斥逐出其遺意。稱

蔡確謗譖可赦而謂公進用由其選擢章亨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子止所書如此少公之語誌文在可考也其然不其然乎祠宇成中貢坡塑像又徧求從壯至老及自海外歸儀形繪于兩廡晁文元後子健爲景迂生以道之嫡孫祠堂碑後爲人磨去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坐客曰莫看殺我否則素知彼民愛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強伯尸而祝之之意出此

東坡初入荊谿有樂死之語蓋喜其風土也繼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問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細故耳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歸老素志竟墮渺茫一丘一壑天實啻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罷相回江右小泊荊谿因董氏出楚頌帖乃考坡自元豐七年以後經從此地月日本末爲詳刻石具在楚頌乃坡欲種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溯泉體白如乳遇刲方見然不常有也通泰鹽地麋食艾生茸入藥故人極力捕獵以激善價士大夫求恣嗜慾有養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飲其殘物命如此嘗聞宣和開艮嶽蒐鹿數百千頭其大如驢敵圍城中盡殺以啗衞士茸角皆棄之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日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法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追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後自同知樞密院責祕書少監分司居筠州踰年放還宗族勞其歸因言蘇黃門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云不獨爾所寓之屋亦黃門舊宅既葬二十八年內翰洪

公景盧方誌其墓當在樞府日洪爲編脩官

族叔在翰苑一日召至中書受旨作建立皇子詔曰朕荷天右序承列聖之丕業思所以垂裕于後夙夜不敢康寧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壽皇舊名）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宮闈嶷然不羣聰哲端重閱義有立亢于宗潛歷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立愛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也稽考前憲非朕敢私上讀之稱善又令製字以賜未幾遂柄用洪具著此文于誌中仍首載當時使事且云效坡公所作富碑之體族叔初試宏博以所業投湯岐公時季元衡南壽待制亦投文字湯嘗師之初許其奪魁一日謂季曰近有一周某至先生當處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蔡卞之妻七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於牀笫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爲笑煇在金陵見老先生言荊公嘗謂元度爲千載人物卓有宰輔之器不因某歸以女憑藉而然其後蔡唯知報婦翁之知不知掩婦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後世其於報也何有

七夫人者一日於看樓見一僧頂笠自樓下過問左右笠甚重內有何物告以行脚僧生生之具皆在焉因嘆曰都是北珠金箔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施其僧不顧而去異夫巡門持鉢者（案七夫人王夫人商本俱作）

合堂同席以觴客。客非其人。則四座歡不洽而飲易醉。返以應接爲苦。選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或欲易從軍爲飲酒。飲酒欲懽。無由自醉。得勸則沈湎。勸尤在乎勸侑辭遜之閒。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勸。今則巡杯止三勸。則無算。顚仆者相屬。不但沈湎而已。亦見風俗隨時奢儉之不侔。然一席歡洽。全在致勸辭受之際。若杯行到手不留殘。氣固豪矣。於留連光景。似欠從容。是皆少年態度。老去夫何能爲。

清波雜志卷第四

借書一瓿還書一瓿後訛爲癡殊失忠厚氣象書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祕之自示不廣人亦豈冥以未見者相假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淸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鬻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然煇手鈔書前後遺失亦多未免往來于懷因讀唐子西庚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蔕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泄而祕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求哉婦曰嘻是烏得不貧煇亦云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書惟恐子弟不讀讀無所成猶勝腐爛簏笥旋致蠹書之變陳亞少卿藏書千卷名畫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異花作詩戒其後曰滿室圖書雜商本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他人

造請不避寒暑誠可譏誚若下位事上官朝造夕謁其可不循等威之分若初非隸屬但恃雅素趨趍日進懷漫刺俛首樊知客輩固多不自愛重者寧使迓其不來莫使厭其不去是爲名言

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其憂悲憔悴之歎發爲詩什特爲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欄大慟數場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亦豈至是哉張芸叟元

豐閒從高邁裕胖環慶出師失律且爲轉運使李察訐其詩語譏監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詞題岳陽樓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樓上久踟躕地遠身孤擬將憔悴弔三閭自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爛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雁應有來書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婉而不傷也

芸叟遷流遠謫歷時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寧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遇焉說詩攬勝無復行役之勞未離江寧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數輩飲餞游清涼寺抵暮回屬營妓數人同舟宛轉趣賞心亭未至聞亭上有散樂聲逼而詢之乃府公訝妓籍疎索俾申刻集之既見共載野服披猞猁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勝槩宜入畫圖府公陳和叔也

碧雲騢者廢馬也莊憲太后臨朝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梅聖俞不得志於諸公閒乃借此名著書一卷詆譏慶歷巨公後葉石林於避暑錄嘗辨乃襄陽魏泰所著嫁之聖俞其略謂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蓋亦未免置疑邵公濟康節孫也亦引聖俞聞范文正公訃詩云一出婁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嘗甘分崇高皆（姚本不）解訣雖然門

館隔泣與衆人殊謂爲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眞出于聖俞也煇舊得
碱錄（姚本作碱砆錄）一編亦若碧雲暇專暴人之短爲人借去不歸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荆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其有所出或
自爲之言後識者謂荆公平日所短正在於此何元獻逆知其然耶
先人性坦夷遇事卽發無一毫顧避親戚有初除從官來見首詢薦何人自代答以張安國先人曰不易
薦拔寒素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何待薦也退而先人復言且如擇壻但取寒士度其後必貴方名爲知
人若損高貲撓下欒狀元何難之有
四六應用所貴翦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確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
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蘭省
遽冒於眞除一札之書花磚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蘭省遽接於英游花磚不失於故步翦裁故善
然花磚宜貼故步上句或謂似稍偏枯
頃年番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時寓公曲肱熊叔雅來見先人偶案閒眞此書顧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
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爲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誨煇曰前輩觀書不苟簡
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目後生豈可不勉
先人嘗從張晉（姚本作縉）彥覓茶張答以二小詩內家新賜密雲龍只到調元六七公賴有家山供小草猶堪

詩老薦春風。仇池詩裏識焦坑。風味官焙可抗衡。鑽餘權倖亦及我。十輩遣前公試烹。時總姚張本得偶病。此詩俾其子代書。後誤刊在于湖集中。焦坑產庾嶺下。味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新試雨前茶。坡南還回至章貢顯聖寺詩也。後屢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爲重。包裹鑽權倖。亦豈能望建谿之勝。

煇出疆時。見三節人或攜建茶。沿途備用。而彼中非絕品不顧。蓋權場客販盆集。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既不售。乃齎以歸。邊方尙爾。矧中國士大夫好事。宜乎珍尙鑒別。每相誇詡。惟恐汲泉不活。潑乳不多。啜嘗而乏詩情也。

自熙寧後始貴密雲龍。每歲頭綱修貢。奉宗廟及供玉食外。賚及臣下無幾。戚里貴近丐賜尤繁。宣仁一日慨歎曰。令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來道我要密雲龍。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意智。此語既傳播於縉紳間。由是密雲龍之名益著。淳熙間。親黨許仲啓官麻沙。得北苑修貢錄。序以刊行。其間載歲貢十有二綱。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綱曰龍焙貢新。止五十餘夸。貴重如此。獨遺所謂密雲龍。豈以貢新易其名。或別爲一種。又居密雲龍之上耶。葉石林云。熙寧中。賈青爲福建轉運使。取小團之精者爲密雲龍。以二十餅爲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大小團袋皆緋。通以爲賜。密雲龍獨用黃云。

煇家惠山泉石皆爲几案物。親舊東來。數聞松竹平安信。且時致陸子泉。茗盌殊不落莫。然頃歲亦可致

於汴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天台竹瀝水。斷竹稍屈而取之盈瓮。若雜以他水。則亟敗。蘇才翁與蔡君謨鬬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蘇少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此說見江鄰幾所著嘉祐雜志。果爾。今喜擊拂者。曾無一語及之。何也。雙井因山谷而重。蘇魏公嘗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宜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蓋公不納苞苴。顧獨受此。其亦珍之耶。

待之以禮。答之以簡。與賓客言。或許是爲得體。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使頗桀黠。語屢及朝廷政事。公誦契丹隱密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使人愕然語塞。專對之次。雖曰合修成好。唯恐失其歡心。若彼稍乖恭順。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於交鄰遇客。初無忤也。

祖母太夫人慈聖之後。暇日與子孫譚京都舊事。政宣閒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內稱賀。盛飾羣立於露臺。人各許攜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上撒包子及成束金鈆金口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卽裂爲二。俯拾次多遺鈆珥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有慧捷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時盛暑。以鍍金錢於御廊得水一杯。其賜賚殊不多。破費隨盡。因歎南渡後不復見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爲武惠燕王五世孫。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罷。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韓琦。又問王安石如何。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一說裕陵問文彥博跛履。韓琦嘶聲。何爲皆貴。注曰。若不跛履與嘶聲。陛下不得而臣。又問朕如何。注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臣無得而言。又問卿如何。注曰。陛下以爲

貴則貴矣。以爲賤則賤矣。注累任邊要。以知人自許。上曰。聞卿有袁許之學。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遠之若可愛。近之若廉隅。見本傳。

近時州郡皆修圖志。志之詳略。係夫編摩者用力之精粗。揚州爲淮甸一都會。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通叟考古驗今。撫事千餘條。效汴都以爲賦。今館中及揚州有本。煇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爲代邸興王之地。亦應掄揚。以亞雅頌。雖聞江寧尉崔禮者嘗有此作。而文不記其事。姚本云。而文不足起其事。後未有繼之者。煇嘗言於故人王錫老。深以爲然。且有此意。未幾。錫老爲潭州之士。

世謂雁爲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雁屬乎陽。燕屬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常言雁序雁行。蓋亦有時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詠。何嘗必及於雙。曰孤曰雙。豈止以奇耦言之耶。

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爲國之華。羣居燕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閒。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爲財賈當有飢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佚游迷而不返之病。

紹興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牓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紹興閒。秦伯陽魁多士。汪彥章啓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閣郎君。尙

疑爲讖已。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閒偕兄弟應進士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韓家四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尙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後遂不復試。而兄弟皆再登第。故潞公薦公。謂南省曾預高薦。繼歷內外制。知貢舉。至登門下省。不更賜出身。初亦召試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孫元吉尙書特書此於桐陰舊話甚詳。貴游子弟當攷其素業。不應例待以膏粱。

唐李德裕初不繇科甲顯。

元豐閒駕往國子監。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飮。遂自肆。致有乘醉登樓擊鼓者。因是遇賜酒。卽拘賣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

煇頃在泰州。偶倭國有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洗淋。面四方呼其神請禱。卽愈。婦女悉被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云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趁便風以歸。

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士夫家多有之。眞几案閒。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馬溫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聞其言。遂留合與寺僧。凡茶宜錫。竊意若以錫爲合。適用而不侈。貼以紙。則茶味易損。豈亦出雜以消風散。意欲矯時弊耶。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嘗與范景仁共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

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攜茶遊山當是此時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銀飾一金飾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挨排於屏閒以候之申公温公同時人而待客茗飲之器顧飾以金銀分等差益知温公儉德世無其比

史傳褒貶成是敗非其來有素人之行孰先於孝悌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發分羹之言其於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奪長嫡推刃同氣其於悌也何有脫使項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惡史册何以書之特高祖太宗功勝於德耳

建紹兵興日帥臣許辟置幕屬既素爲知己其於婉畫裨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帥如故事他皆命於朝賓主邈不通情殆與郡縣官等闔寄兵謀無從咨訪川泳雲飛豈復有相得之樂緩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於江湖宜也太原名小朝廷蓋以得客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須可爲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庶於我有益耳龐莊敏守鄆守幷皆辟司馬温公爲通判羅致大賢佽助一時皆然

韓魏公門人有擊鬬夜出者閽吏不得賂詰旦以鎖損訴於公公曰鎖不堪用付市買修來滕達道爲范文正公客公鎮南陽每宴客達道必出追妓文正雖不樂終不禁也時謂非二公之賢豈容不拘小廉曲謹之士前哲寬厚類如此是亦報杜書記平安之義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宮人斜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四時遣使祭之。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令狐楚詩也。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官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閒柏下多石人。秩卑埋骨不作冢。青石浮屠當丘壠。家家墳上作享亭。朱門相向無人聲。樹頭土梟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犢車來做主。廢后園陵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牛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此元豐中張文潛留題奉先寺詩。煇季女葬臨安北山僧舍。四五年來。每值春時往視。寺之兩廡皆內人殯宮。徘徊次。未嘗不長哦此詩也。煇復得歷陽所刊唐張文昌樂府北邙山篇云。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人閒柱下石。隴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鴈鳶作窠巢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古今名勝。賦詠孰工。覽者當自得之。

王右軍帖云。獨活無風則搖。有風不動。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溼。出水則溼可見。入水則乾何自知之。近年夷堅戊志序。其略云。葉晦叔聞於劉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未能死。遇其開口吸水時。適木工在。乃取斧斫魚。魚覺痛。躍身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或戲難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談此事於世乎。頗類前說。

清波雜志卷第五

陳東字少陽。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寄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變。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栝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爲作哀辭。具著本末。少陽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廟。同時上書被行遣者歐陽徹撫州人。高宗臨朝。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詔張憨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鎭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徹字德明。靖康初。敵犯闕。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二（姚本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入金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歐陽公序絲竹管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眞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固亦以爲疑。

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爲多。以多爲少。唯唐陸宣公得遷文體。蘇子容魏公云。爲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中山府有夕陽樓。煇出疆日。騎馬自樓下過。在城之隅。規制甚小。然鄭州亦有夕陽樓。臨安、潁州、澳州、皆有西湖。建康有賞心亭。揚州亦有賞心亭。名雖同而顯晦異。嘗記小詞。夕陽樓下望長安。凭欄干。或改

爲凭欄干望長安謂中山夕陽樓也沈存中云章華臺乾谿亦有數處淮西憲臣霍漢英奏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竝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明年臣僚論列司農卿王詔元祐中知滁州諂事姦臣蘇軾求軾書歐陽脩所撰醉翁亭記重刻於石仍多取墨本爲之瞻遺費用公使錢詔坐罪漢英遺臭萬世臣僚亦應同科政和閒潭州倅畢漸亦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從之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斤蔡京庫中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黃雀鮓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楹他物稱是童貫既敗籍沒家貲得劑成理中圓幾千斤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紀一律

東湖徐師川俯紹興初蘇諫垣遷翰苑贊幾命煇乾道丁亥在上饒從公季子珪游因叩家集云詩已板行他無存者久而得奏議於殘編斷簡中猥幷錯亂不可讀乃爲整綴成十卷附以雜文一卷寫以歸之公視山谷爲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贊見甚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及觀序脩水集造車合轍之語則知持此論舊矣

東坡南遷度嶺次於林氏閒過二道人見坡即深入不出坡謂抑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既入見茅屋數閒二道人在焉意象甚蕭洒顧使臣此何人對以蘇學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閒無

道之十乎煇頃得詩話一編。目曰漢皐王季羔端（晁本有朝字）嘗借去。親爲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說漢皐所書也。一小說云。漢皐張姓。不得其名。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羣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以卻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足之。獎飾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使金者。冬月耳白即凍墮。急以衣袖摩之令熱。以手摩即觸破。煇出疆時。以二月旦過淮。雖辦綿裘之屬。俱置不用。亦嘗用紗爲眼衣障塵。反致閉悶。亦除去。然馬上望太行山猶有積雪。同途官屬有至黃龍者。云燕山以北苦寒。耳凍宜然。凡凍欲死者。未可即與熱物。待其少定。漸漸蘇醒。蓋恐冷熱相激。

雲州朱魯公丞相著秀水閒居錄。一編之內。於南渡諸公行事。貶駁殆無全人。其公論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自昔名賢嚴於輩行。尤篤通家之好。子弟見父執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禮。呼以排行。或稱小字。書問以從表兄叔自處。嘗記秦楚材內翰守宣城。一族叔見於公廳稠人中。敍至次。乃舉小字以審之。今則拜禮施於顯宦。則有佞貴之嫌。爲父執者。亦恐憑籍而爲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莫爲相爲善。相則譽

望損矣。自稱爲劣丈。未之前聞。

典家塾（商刻典蒙）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弟而不能久。狎則利於己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踧踖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汎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張無垢子韶云。某見人家子弟醇謹及俊敏者。愛之不啻如常人之愛寶。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尊貴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欺（商刻愈）心。其鄙下刻薄。亦爲勸戒。太息而感誘之。此平生所樂爲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爲隆殺。亦可笑矣。渾然忠厚之氣。可敬而仰之。或謂童稚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爲之主。亦豈宜闊略。世故謂初學記爲終身記。蓋亦此意。

韓靳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偕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巨測。疑爲鬼物。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龜鼈窟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貴。後果建節。

靳王每與官軍飲。用巨觥無算。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懷一蘿蔔。靳王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饞。俾趨前。以手按其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既乃復與之飲。二說得於權之子處智。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煩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旬申言之。張辭以居閒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將帥。職

也。張逼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軍。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尙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輩。乞早早歸內。（姚本云。乞內駕早歸。）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款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卽聚輩。聞者嘆服。識慮高遠。二說得於循王之姪子安。子弟隨侍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仕。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訾相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訶。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於外。及今趙趄客次。庭揖而陞。回視照壁後竊窺者。卽前日之我也。

季才元大臨。元祐間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爲二雉。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異矣。夫識其異。其誰嗣之。

似病原非病。求閒方得閒。殘僧六七輩。敗屋兩三間。野外無供給。城中斷往還。同行木上座。相與住茶山。乃曾吉甫侍郎詩。茶山上饒名刹也。煇在上饒三四年。日從寓士遊。徧歷溪山奇勝。廖明略、徐師川、呂居仁、鄭顧道、曾宏甫諸公。風流未遠。邦人類能道之。煇嘗欲裒集賦咏爲一編。目爲玉溪唱酬。以侈一時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鎭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繇進士遂止。

今士大夫肆情昵愛。恨無自以致其上僭。肓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閒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

請再娶。乃以嬖妾出之於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重黜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

煇出疆時。見燕中所用定器。色瑩淨可愛。近年所用。乃宿泗近處所出。非眞也。饒州景德鎭。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間。窯變色紅如朱砂。謂熒惑纏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爲妖。窯戶亟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樾。年八十餘。居於饒。得數種。出以相似。云比之定州紅瓷器。色尤鮮明。越上祕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祕色。又嘗見北客言。耀州黃浦鎭燒瓷名耀器。白者爲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窯一有破碎。卽棄於河。一夕化爲泥。又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爲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艱得。

紹興辛巳冬。敵馬飲淮。煇在建康城中。南北旣交兵。捷音日馳。後生輩喜躍。獨老成人有憂色。言頃歲擾攘。三鎭失守。何嘗不日報捷於外路。一日傳金酋有來日早炊玉麟堂之語。聞者震駭。且日見俘獲係路。氣象不佳。未晡。坊巷皆執兵扞衞。如是者一月。未幾。遂有鴈鎬之變。爲敵人戕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氏時。劉王死。其母囚。後又助北漢拒周。諸部力諫。而遂主強之。燕王述軋因衆心弒其主而自立。干紀妄動。其報如此。與完顏亮之事同。

李寶海道與金人戰。見其舟皆以紬繢爲帆。舒張如錦繡。未須臾。噴濤怒浪捲聚一隅。此以火箭還射之。箭之所及。煙焰隨發。旣敗走。捷以聞。遣使錫賚甚渥。賞功建節。御書忠勇李寶四字於金纏幹旗上以寵之。

方務德倅郎。受知於張全眞參政。後每經毘陵。必至報恩院張之祠堂祭奠。修門生之敬。祝文具在。洪慶

善嘗入梁企道閣學幕府。守番陽企道夫人尚在歲。時亦以大狀稱門生以展賀士夫併爲美談張文節知白在桑贊幕下。桑識其必貴。祥符中文節爲京西漕。桑已死。葬濟州。奏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掃。詔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獻之知。每至范氏。必拜於家廟。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事其子弟。狄乃武將。能知義不忘恩。可書也。先人云。前輩聞知已訃音。必設位以哭。東坡詩。白酒眞到齊。紅裙已放鄭。謂有香泉一壺。爲樂全先生服。不作樂。（後漢董翔舉孝廉。爲須昌令。聞舉將喪。解官歸。唐杜審言爲鄭爲行服見孔常父雜記。）

洪君守番江。（姚本云。洪守番江。）日。先人爲郡幕。時祖母留鄉里。洪每值正至。必以書送壽酒。外題狀上太夫人。凡僚屬有親者皆然。先人既以書謝。翌日再展狀謝。此等禮數。度前哲常行之。特今爲創見。

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關。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來求。（姚本）挂塔。命灑掃新浴室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瑙盂。用以日飯一尊者。一失具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靈異如此。嘗與友生葛慶長力贊其藏去以俟識者。後聞歸京尹趙渭師矣。繼聞趙復有所獻。慶長恐此畫不再覩也。乃約韓體作羅漢畫記。煇在上饒玉山。見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世傳有三本。獨此爲眞。煇不識畫。未敢爲然。貫休初畫古羅漢止十五尊。或以爲問。乃以己貌足（姚本）取之。

米元暉善畫。能以古爲今。蓋妙於薰染縑素。先人在丹徒。米嘗以自畫寒林見予。爲好事者袖去。先人復得元暉少年所作楚山清曉圖。嘗上於御府。今猶可想像爲之。病懶未暇也。（案元暉，商刻俱作元章。）

元章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蜀戴松牛圖。元暉借留數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眞本。元暉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江南徐諤得畫牛。畫齧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牧童影豈亦類此而祕其說。

老米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揚揚竟併與眞贋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偸豪奪。故所得爲多。東坡二王帖跋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疑聖智。因借以譏之。舊傳老米在儀眞。於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他畫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據舷欲赴水。其人大驚。亟畀之。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爲笑。

曾祖殿撰與元章交契無閒。凡有書畫。隨其好卽與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祕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居半。特善誇耳。得見乎。元章起取於笥。曾祖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元章顧而喜。硯出。曾祖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點磨硯。元章變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後倨。硯汙矣。不可用。爲公贈。初但以其好潔。欲資戲笑。

繼歸之。竟不納。陳通亂後。偕古大悲雷琴。莫知所在。米老嘗有題跋云。侍講仁熟攜顧陸眞蹟保大琴會於米老菴。卽此畫幷女孝經是也。曾祖字仁熟。時守京口。睡硯事吳虎臣漫錄誤書爲東坡。曾祖視王荊公爲中表。既干撰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本。擇一以入石。號周氏世德碑。寘於杭州西湖上。文幷書名二絕。紹興初。某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仲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脫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謝焉。不然。幾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滿覺院。客打碑而賣者無虛日。

清波雜志卷第六

仁宗御製元昊隴西郡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復詔以書辭不奉詔曰。此待詔職也。蔡京政和間以師臣之重。撰明節皇后墓銘并記。書與題蓋皆出於己而不知辭。近方見其墨迹於士友處。云得於鬻書者。時歷七八十年尚存。許久無採取者。豈憎人憎及儲胥耶。

榷酤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羣飲者唯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爲民之蠹。大戾於古。今祭祀宴饗餽遺。非酒不行。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釀財。麴糵猶不充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爲害教。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徒與歎焉。曾無策以革其弊。

耗比較酒務及收頭子牙契等錢。號經制錢以助軍費。宣和末。陳亭伯宣起請也。後至紹熙五年倣此。亦收總制錢。初。陳經制兩浙。江東屬杭州。陳通亂後。州縣一切調度。悉資移用。乃增添糟酒及牙契等費。充經制移用。商本度錢。至今行之。陳後知中山府。死於兵。陳亭伯傳書收總制錢自翁彥國始。熊子復所著通略辨其誤。

元祐諸公皆有日記。凡榻前奏對語。及朝廷政事所歷官簿。一時人材賢否。書之惟詳。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虬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雖私家交際及嬰孩疾病治療醫藥纖悉毋遺。時屬淮上用兵擾擾。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

紹聖北郊齋宮告成。卜日乘輿出觀。宰執奏臣等願預一觀。翌日從駕幸北郊。儀衞兵仗如金明。凌晨微風霾。即開霽。進食。召兩府親王入受福殿。既升殿。上由東朶殿步過東西廡。行自西朶殿還御座。宰臣以下從行。降殿召賜茶。又賜香藥小團茶。衞士以下皆賜花。晚召宰執從官賜茶於明禋殿。退。升輦還內。北郊齋宮即會聖園爲之。殿門與殿皆曰明禋。明禋之後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間。東西兩朶殿各三間。又兩夾屋三間。旁各有兩閤。東曰司衣、曰司飾。西曰司寢、曰司仗。後有坤珍殿。嬪御在焉。坤珍後又有水殿池沼園圃。皆臣僚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觀穀殿。曰登成。後又有更衣殿。有便門連齋宮後。一日宰執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宣召。獲與榮觀。上笑曰。殿宇亦別無華飾。上又云。外議謂使了多少金箔也。故事。郊宮無屋。旋施幄帟。風雨不除。上命繕營。亭亭以爲齋宮。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歲一郊。次舍費縑帛三十餘萬。又倍之。易以屋宇。所省多矣。且齋明以事天地而爲浮侈。朕豈不知之。宮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嘗有此。於是臨幸。引亭徧視。上曰。有金碧之飾乎。亭慙謝。

徽宗在潛邸。密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若來。再三詰之。乃告以實。彥曰。覆大王。彥即今閉鋪六十日內望富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其驗如此。都人目曰賣卦卜。（商刻陳。）時又見郭天信者。亦以術顯。靖康之禍。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時識者皆知必致中華擾亂。不謂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說。端邸聞相國寺陳彥明數學。談祿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問之。彥乃屏人告以大橫之兆。且云。事應

在兩月後。至期果驗。初欲官以京秩。繼乃補西班。積官至節鉞。政和全盛時。或云彥嘗以運數中徽密告於上。徽宗爲作石記。埋宣和殿下。又云彥亦有兄爲辟廱士。前後二說不同。乃併書之。

東坡上元詩。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挂罘罳。珠星照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肯與。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閒見層層。散策桄榔林。林疎月脩脩。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菁騰。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詩。三年白玉堂。揮翰供帖子。風生起草臺。墨點澄心紙。三年文昌省。拜賜近尺咫。紅蓼盼御盤。金幡裊宮蘂。晚爲日南客。環堵隱烏几。朝來聞擊鼓。士牛出城市。幽懷不自閒。欲逐春事起。安得五畝園。種蔬引江水。二篇之詩。先後而作。何語意切類如此。煇在番江。於初寮孫稷處。得公自監大名倉泊被遇等兩地建節帥燕遺文朱板橘行者。姚本云。未板行者。如睿謨殿曲宴及賞橘律詩各百韻。鋪張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嘗見立春詩墨蹟於洪成季尚書家。

初寮進曲宴詩序云。臣比蒙聖恩。召赴禁殿曲宴。其日垂拱奏事退。俟於簾謨外次。花巾絲履。進自東序。促武再拜。陛卽坐席。女樂數千。陳於殿廷南端。袍帶鮮澤。行綴嚴整。酒行歌起。音節清亮。樂作舞入。聲度閑美。俱出於禁坊法部之右。於時臘雪新霽。風日妍暖。已作春意。御楹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羣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開。於是皆頓首曰。陛下神聖。能回造化。草木實被生成之賜。乃先時呈瑞。以悅聖情。日既中仄。甫畢初筵。有旨許登景龍樓。由穆清廡外閣道以升。東望艮嶽。松竹蒼然。南

視琳宮雲烟絢爛。其北則淸江長橋。宛若物外。都人百萬。遨樂樓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羣臣頌歎久之。既夕。復詔觀燈於穆淸。遂侍宴於平成。萬炬層出。彌望不極。如星挂空。而光彩動搖於海雲濤波之上。戶牖屏柱。茶牀燎爐。皆五色玻璃。綴以夜光火齊。照耀璀璨。縱觀環遶。則又覩合宮蕭臺。崇樓傑閣。森羅布濩。羣臣心目震駭。莫有能測其機緘制作之妙。已而陪從天步至會寧殿。瓊鋪珠箔。合沓炳煥。其所陳則虞（原注）名音同。御夏鼎商盤紀鼈龍文夔首雲雷科斗。眞若遂古三代之物。陛下既御黼坐。親取寶器。酌酒臨勸。命宮嬪（商刻婢。）奏細樂於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錯。手自分賜。載色載笑。雍容無閒。羣臣飲德。莫不沾醉。夜分乃散。歸路觀者如堵。他日稱謝。陛下申諭一二輔臣。俾作詩以紀。而臣安中預焉。臣猥以凡材。蒙陛下親擢。備位政府。曾未閱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頌述。雖無詔旨。猶當自效。惟是鈞天帝所。昔人夢寐。或有形開而悟。想象莫及。而臣今者身歷邃嚴。目擊奇勝。顧嘗以文字誤蒙聖奬。且面命之。其榮至矣。後尙有二十餘字。常詞也。書之以見國家閒暇湛露惠慈之盛。賞橘之序。亦若是焉。曾端伯得於李漢老之子。曲宴詩乃其父所作。劉季高云。乃王履道也。曾亦疑焉。以此序考之。何疑之有。

隆興改元夏。符離之役。王師入城。點府庫有金一千二百兩。銀二萬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二萬五千貫。米豆共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見符離記。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寶元閒。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唃厮囉。番中不識。

稱朝廷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宮姚本君趙家阿舅蓋吐蕃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閒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爲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語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政和三四年閒府畿汝蔡之閒所出瑪瑙尙方因多作寶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爲石成白骨色悉爲棄物民閒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特紀異爾

紹興閒張扶少持繇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執奏太常卿班高故事不除改國子祭酒時祭酒虛位亦久前騶接呼赴監供職學前居民驚懼曰官來捕私酒傳以爲笑元豐改官制諫議大夫換太中大夫前呵曰大中來都人駭避曰大蟲來則知前已有此說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皋云是爲養身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閒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爲修身之要皆可銘於座右

煇僦居毗陵屋後臨河地無尺許俾僕治雞方埋柱去浮土見成貫小錢至露四鐶於外僕亟手之僅得十三餘隨縮入地僕復運鋤了無一物信知无妄之財不容輒取十三錢寘於佛商刻私室尋失所在昔

洛中第宅求售評直外復索掘屋錢蓋其下多有宿藏張文孝右丞買宅既償其價復隨所索與之迨入宅掘地得一石匣刻鏤甚工巧中有黃金數百兩正酬售屋之直

曾祖侍紹聖經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時歸明人觀察使黃璘措置廣西邊事招徠大理國進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帥臣究實曾祖抗章言僞冒忤蔡京意乃落職宮祠宣和改元事白黃璘得罪御筆周禾旁立里首言其僞責命改正與理元斷月日紹興三年宰執進呈廣西宣諭明橐奏大理國進奉及賣馬事高宗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於賈販進奉可勿許令賣馬可也宰臣奏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爲鑒當日言者深指其妄黃璘以是獲罪蓋謂是也當亦載於國史

右正言鄒公浩因言事貶謫蔡卞奏乞治浩親舊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置獄諫議龔公夬云周某與方天若私論鄒浩事某以爲難天若非之遂以語蔡京京遽以聞由是某等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爲攻訐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蓋某與始京善而終睽故京私欲報之龔之諫疏大略如此以是知曾祖忤京大理事特其一耳故當京卞用事日一斥不復而終外補云

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鶉鴿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温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閒宗室園爐次索炭既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嘗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爲之水至卽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五指揮專採石

增修。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有功於民則祀之。吳兒奉嘗其有替乎。

又一說。以竹籠石。丁晉公主之。易以薪土。陳文惠公之議。丁黜其說。徙公他官。而籠石爲隄。歲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嘗築長隄以禦決河。人德之。號陳公隄。

煇嘗過庭。聞祖父奉直得於陸農卿左丞。歐陽文忠公有一記事册子。親題丙午年不入蜀則入吳。後見洪成季文憲公之孫。言文憲嘗問邵澤民。康節知數。公所聞如何。曰。無他語。臨終但云丁未歲子孫可入蜀。然建炎初吳地亦不免被兵。獨西蜀全盛。迄今爲東南屏蔽。益信斯言。康節先天之數。世可希萬一邪。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卽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忍。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

郎潛出張平子思玄賦。尉龐眉而郎潛兮。建三葉而遇武。紹興間。某自郎遷卿。久次。以啓投秦丞相。有郎久潛於省闥。卿尚少於朝班之句。秦雖極稱賞。竟不克入從。

貧人富人竝爲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貧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之。貧人無以復也。以此論之。自昔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返見王充論衡。

林文節子中以啓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後草坡誥。惠州告詞云。敕具位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

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卽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商刻澤）倖恩。市井不爲。搢紳共恥。尙屈纂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某指斥宗廟。罪大罰經。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一（商刻）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愬。保爾餘悉。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極於醜詆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謂林同在館。年且長。除不當先。林乃繼除記注。又爲杭州交承。有三帖論開湖、賑荒、浙東倉司。石刻在焉。

顯仁上仙。遣使告哀北境。幷致遺留禮物。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銀絲合十面。各實以玻璃玉器香藥。青紅撚金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觱栗二管。玉簫一櫈。象牙拍板一串。象牙筆一櫈。縷金琵琶一副。縷金龜筒秘琴一副。象牙二十株。時宗樞持節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餉金瀾酒二樽。銀魚牛魚各一盤。尊盤皆金琖器。併令留之。伴使致詞竦賀。館人以手加額上。謂前此未有。爲特禮也。

宣和五年。既從（商刻俞）金人乞盟之請。明年。遣祕書省校書郎衞膚敏假給事中往賀金酋生辰。竣事而旋。常嗾外別贈使介各一玉錢。金主卽宴坐起離席躬奉之。左右傳觀。皆驚愕太息。錢之製如今之大者。其文皆番書。不可識。不知爲何禮重如此。時金已萌寒盟。開兵端。豈虞我或覘其國。故外示厚禮。俾叵測歟。錢今藏衞氏。

監司郡守歲薦所部吏闕陞磨勘朝廷視爲常式第付銓曹施行初不加省閒有特薦者未卽召對及有陞擢則降審察之命所謂審察者審其人才察其行誼施於其職可也若山林隱逸之士當路或以名聞其官冒昧而來待人進退乎紹興二年徐東湖以遺逸薦蘇後湖詔俾赴中書審察蘇力辭乃得請蘇既辭審察之命乃降以禮遣赴行在引見上殿指揮卒辭之

後湖公隱居求志高蹈一世紹興初屢徵不起僕輩見使者沓至竊相語曰官中須要秀才正身出頭強淵明帥長安求辭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喫冷茶蓋謂長安籍妓步武小行遲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曉所以後叩習彼風物者方知之又文勛除福建漕陛對翌日上問輔臣記得有藝蓋記其工篆學也章申國對云會舞旋上遽云如此豈可使一路遂罷冷茶舞旋皆非國論所宜及頃得一小說書王黼奉敕撰明節和文貴妃墓志云妃齒瑩潔如水晶緣嘗餌絳丹而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爲韻煇以此說叩於宣和故老答曰雖當時語言文字閒或失持擇恐不應直致是褻黷然韻字蓋亦有說宣和間衣著曰韻纘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爲鄆邸倡爲此讖時趙野春帖子亦有複道密通蕃衍宅諸王誰似鄆王賢亦迎合之意也

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呂滎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於作爲且疏拙露見（商刻出）爲可笑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也脫籠亦爲京都虛詐閃賺之諺語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塗之遠。已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鍬澆焦燒四時之戲。掘以鍬。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讖也。

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焦德曰。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德曰。太師公相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語聞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詆公相之非。特同輩以飛語嫁其禍云。

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黃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當郊該蔭補而奏其子者有之。

清波雜志卷第七

王荊公當國。值生日。差其子雱押送禮物。雱言例其書送物閤門。繳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乃許收下。牓子謝恩。緣父子同財。理無餽遺。取旨謝恩。一皆作僞。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爲禮不宜如此。乞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至當之論。後皆遵行。頃見老先生言。此出荊公意。奏檢亦公筆。特假雱名爾。雱字元澤。大觀元年。詔賜使相以上生日器幣。故事。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於熙寧開邊。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慨哉。

蜀先主傳載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之語。裴松之注。按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後呼丈人爲外舅。其本此乎。然漢匈奴傳書且韓單于云。漢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語止爲尊老言。非專指妻之父則可。若謂古無丈人之名。後學竊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峯。故俗於婦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爲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履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熨鬭者。以尚方物。人間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揚子江中

遺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戶於西律沙際有得一囊北珠者。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穿土得一玉杵臼以獻。亦五代亂離時之物。金玉沒於地中。蓋亦有時而復出。

樸樕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樕、單父人。嘗宦於政宣間。或云陳君向也。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爲汝子孫。故其後繁盛。今雖湮微。猶應出兩府。曹泳景游嘗語此。兩府其自期耶。煇家遠祖國初知江州。屬曹翰屠城之初。遺骸徧野。乃對廬山作萬人冢。仍自爲記。德既及於枯骨。或謂後嗣當有陰報。有相先墓者。言亦當出神仙。高叔祖諱恪。字執禮。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鄉薦。一旦舍去。傳道於徐神翁。自稱赤局先生。靈異不可具述。鄉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繪其像。神翁書贊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可取。宜和詔不起。錫守靜處士之號。羣從記其事跡甚詳。茲不具載。寇犯淮甸。亦知守靜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隸仲大亦得道。有一皮篋。無底。取錢常不竭。後隨先生羽化。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爲名。長安城東出南頭。名羈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見三輔黃圖。范睢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見戰國策。鄜鄜屬磁州。鄜、山名。鄜、盡也。言鄜山至此而盡。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鄜。見寰宇記。金城郡一曰築城得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郡在

京之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並見地里志此數條皆因人有問檢示之非特出也

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爲藩鎭開府犒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此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之甚御筆除擢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歷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眞黃道也

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郡恃以借兌先人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官吏並送鄰州勘鞫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撥還科公罪笞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改秩爲銓曹留難商刻禁索案煇至朝廷時宗袞益國公參大政從容見語近見先丈常平伏辨既不曾僉書何亦被鞫煇因言州郡刑獄寃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曾著字蓋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思之先人尙商刻倘無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政首以先人名聞乃自臨安筦庫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一任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

煇嘗以鄭暘叔靄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爲五路墨寶鄭既錄碑之全文刋洲者缺焉且附己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閒有辨正類爲數巨帙考證良備悉上祕府其副因借留數月歸之第錄其目幷其說前後亦得其漢刻十數種旋爲親黨沈虞卿取去鄭乃同州死事驤之子紹興閒嘗歷四川

盥司。其子忱德云。在蜀日。李公仁甫久相從。於墨寶訂正有助焉。且出數小紙細書。皆李訂正之語。前（姚本無前字。）漢碑固多。晉碑亦絕少。蓋晉制三品方許立碑。

曾大父喜蓄古刻。承平時蓋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祕惜。兵火後。散失一無遺者。劉季高侍郎嘗語先人。頃年蒙嘉其好古。輟贈甚多。皆秦漢閒物。在今日爲難得。語次亦嘗詢其名件。歲久復忘之。

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句有脫誤。）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唐裴行儉破外國。得瑪瑙盤。廣三尺。出以示諸將士。爲軍吏捧盤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二玉杯玉盤。觴客次。籍以錦。置於案。爲執事者觸案碎於地。非但一時略不變色。竟無追惜之意。與夫呂文靖俾小姬擎寶器入書室。故戒及門者。足踣而仆。試諸子度量。古今之事。若合符節。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多實字少。皆批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爲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爲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爲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爲主。今視坡集誠然。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

而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

從叔其乂守吉陽。到官書報。此行再涉鯨波。去死一間。抵郡止茅茨散處數十家。境內止三百八戶。（姚本三百戶）無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區黎洞貿易。頃刻即散。僚屬一二。皆土著攝官。不可與語。左右使令。輩莫非貸命黥卒。治稍嚴則爲變。不測。地炎熱。上元已衣紗。果實多不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異花。此外色色無之。東坡言昌化不類人境。以吉陽視之。猶爲內郡。不但飲食不具。藥石無有也。又書云。一日出郊。見橫巨木於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從者。不肯言。再三詰之。方言前政某歿於此。屬與周身之具。用此殮殯。或叩有巨木何無板。答以素無鋸匠。後知因此感動。得疾丐歸。行致瓊莞。竟殂。三女繼亡。諸喪皆寄湖廣。不得歸。備書之。爲行險遠宦者之戒。南海錄言。南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大木若小舟以爲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殮於舂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殮手足形骸。誠重不幸也。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母楊氏。巢刺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鄭公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爲累。雖從諫而止。跡可掩乎。不能正之於始。其後高宗之於武后。明皇之於楊妃。顧傳家法。不以爲惡。若魏鄭公之敢諫。孰能繼之。

舅氏張必用家藏唐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筆。巾裹紅袍。年祀悠遠而色不渝。獨明皇像別爲一幀。幅巾跨馬。左右侍衛單寡。有崎嶇塗路之狀。題云幸蜀圖。然僖宗亦嘗幸蜀。未知孰是。（蔡絛鐵圍山叢記。僖宗嘗以小李將

軍唐明皇幸蜀圖一橫軸賜閣下臣下親者竊謂非佳兆世所傳其摹本歟

天聖七年詔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牀榻至宣和間蔡卞家雖臥榻亦用滴粉銷金爲飾趙忠簡公親見之其奢儉不同如此

先人任江東漕幕與葛公謙問爲代文康公孫也魁然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深契禪悅後倅毘陵遇煇以通家子弟一日見語人生臘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著力處始意如平時舉葛藤耐別數年公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驪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遒勁其家版行超脫如此東坡云陶淵明出妙語於纖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煇於葛亦云葛名郯

丙午己亥壬戌乙巳煇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致竟老窮薄退神用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禍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輩僞傳親知言至門出見覺非忽言奉聖旨追對公事時以永嘉林氏爭分方興制獄初不持引文（一作文引）乃隨以往中無所懾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門外坐於一室（後知爲總幹房）已見燈二輩（後知爲府皁）詢叩年甲鄉貫來歷往返者六五乃云不敢久留再三推謝送出門蓋悟其非也一時叵測既歸議訴於府尹趙子和尹云制院謬誤所謂總轄使臣者亦宛轉致懇謂已科決元所遣之吏蓋本逮永嘉周和泰錯認顏標

作魯公也。親舊見曉。既京尹護失。執信其枉。後兩日。制獄事亦已。復自念與傳記所書入冥誤追放還境界無異。特幽明殊塗耳。平生橫逆。莫此爲甚。當是時。廟堂禁從有知己聞之。第駭愕而已。己酉終歲災屯。無所不有。特未盡然。又留殘喘。至今事定。卻有風聲鶴唳之警。雖云氣數實使。然益信老僧禍不成禍之說。且爲官府追逮不審之戒。

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奸（一作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人以魯公存心。尚何酷吏寃獄之爲懼。

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乃紹興二十七年禮部見注籍之數。時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餘年。其復有所損益。歟紹興閒。福建大剎有中所屬。謂積下度僧錢若干。乞備申舉以獻助。乞量給度牒三兩道。蓋嘗試也。時議者謂宜依所請。第令具戒臘最深者三五輩以聞。並與師號。以伐其謀。淳熙間執政進呈江州置駐泊軍。因依趙雄奏。昨已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閒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閒未有江州軍耶。雄奏令兌撥江州車。自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爲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各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於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爲民之蠹。雖曰得策。終以鬻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

煇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聖閒李孝美所著。蓋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品樣具著於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黨洪子予收古錢幣數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郭皆重厚。叩之有聲。雖王莽小錢。名徑六分。重一銖。然亦不致輕薄。豈上古鼓鑄。但求精緻。初不計銅齊耶。洪死。嘗叩其子。云悉舉入棺矣。或言其家慮爲勢力者攘取。故爲之辭。

元豐閒。龐懋賢元英爲主客郎。嘗著文昌雜錄。內一條以不知得一順天錢鑄於何代爲言。書成後。又言近得於朝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初以得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煇於洪氏見二錢。文皆漢隸。徑寸四分。以一當通元開寶（唐開元通寶）之百。而李譜復云。思明銷落佛銅所鑄。賊平無所用。復以鑄佛。今所餘伊洛閒甚多。視錢之譜爲詳。以是知誠有益於未聞。好事者儻裒諸家所譜。更攷近世圜法沿革。萃爲一帙。板行於世。不亦善乎。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脩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卹之貴。終降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閒。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脩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後者。范丞相乙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處其

先者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荊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東坡訃至京師。黃定及李豸皆有祔文。門人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己俸於薦福禪寺脩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竄責。嚮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匳子自此卻屬老夫矣。豈名素相軋而然。或傳之過。

宣和奉使高麗。路允迪傳墨卿爲使介。其屬徐兢仿元豐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爲高麗圖經。考稽詳備。物圖其形。事爲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老人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鈔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間。刊於江陰郡齋者。卽家閒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雞林志四十卷。併載國信所行遣（商移）刻。案牘。頗傷冗長。時劉逵、吳拭、並命而往。是行蓋俾面諭高麗國王顒云。女眞人尋常入貢本朝。路由高麗。如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顒云。明年本國入貢時。彼國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結約。茲爲禍胎。

劉莘老丞相工詩。送安厚卿二人使高麗云。杳杳三韓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橫。天子有威靈。時以爲絕唱。後四句不傳。

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龜自橫河順流而下。射殺之。繼而暴卒。而入冥爲龜訴。當償命。殿上主

者乃韓魏公勉實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檢房簿既至陰府如所教以尙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別錄所書其略如此魏公家傳則云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龜穴其下仍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臥爲吏追去有龜訴當往證之既至一宮闕守衞甚嚴吏云紫府眞人宮也勉仰視眞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訴公徵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述殺龜事公取黃誥示之謂曰龜不與人同彼害汝埽殺之汝職也遣之使去出門遂寤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眞人是否皆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說不同當以家傳爲正又一說政和間方士王志老語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彥曰紫府眞人乃陰官之貴未爲天仙又云公亦嘗爲十華眞人下侍者粹彥曰然

清波雜志卷第八

浯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止會粹已入石者會未暇廣搜而博訪也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嘗和張文潛長篇二以婦人而厠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鬬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眞陋哉適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天才花(商刻苑)桑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眞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反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薺長安作斤賣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煇嘗欲裒今昔名人所賦廬山高明妃曲中興頌用精紙爲軸匀工字畫者隨意各書一篇後誌姓名歲月常常披展爲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極易辦人必樂從特坐因循耳易安父文叔元祐館職

印板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煇考此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終篇皆爲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爲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題小詩於治所壁間。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驚迴夢裏閒。說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時王荊公任本路憲。按行見之。大加稱賞。遂檄權本州教授。後葉石林特著於詩話中。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乃改芝山爲前山。一字不審。乃失全篇之意。抑見自昔右列。亦可承師儒之乏。

皇祐初。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過七寸。廣毋得踰一尺。梳毋得踰尺。以角爲之。先是宮中尚白角冠。人爭效之。號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登車襜皆側首而入。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爲服妖。乃禁止之。煇自孩提見婦女裝束。數歲卽一變。況乎數十百年前樣製。自應不同。如高冠長梳。猶及見之。當時名大梳裹。非盛禮不用。若施於今日。未必不誇爲新奇。但非時所尚而不售。大抵前輩治器物。蓋屋宇。皆務高大。後漸從狹小。首飾亦然。

成都富春坊。羣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絕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工忒肆

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乃伊洛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詞一編。皆豔語。煇嘗得其一啓。乃代其弟上周彥約侍郎。其略云。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賢之禮數。在先朝爲九老人。授道之師承。繼巢由之高蹤。辭夔龍之盛舉。惟君子之澤未斬。而聖人之道必傳。文采典重如此。豈可以一時諧謔之迹而加訾議。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序。而其父執商刻客。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拳拳如此。爲後進者。得不服膺而書紳。賀方回、柳耆卿爲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樂章膾炙人口。大抵作文豈可不謹。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議論間殆應接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豔麗。詐爲驛卒孀女。布裙荊釵。日擁篲於庭。穀一見喜之。久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鄭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慚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於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僞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幺。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宮花一名陽臺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

大觀二年。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元正坐化。並無衣鉢闕葬送之用。賜絹三百匹。錢三百貫。賜寂照之塔。仍閒度一僧。浮屠示寂。寸絲不挂。亦安用爾許縑帛。時方崇道教。詔道流敍位在僧之上。元正何

人而膺此優典。

頃歲兒女合巹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妝爲常禮。後皆略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卻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迫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扇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哄堂。蓋壻亦不凡也。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煇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輩爲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臨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以實告。況社中二客不至。必留鈐齋。翌旦詢之。如所料。初歌者既去。坐客駱適正即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覓無痕。尚續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煇嘗賡和。不記也。迨今一世。西園賓主無一在者。獨煇蒼顏華髮。羈寓西湖上。舊事無人可共論。爲之一歎。

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臥巨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鼎養豐厚。冥冥中自有定數。貧儒豈可不安蔡薖之分。

王荊公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託荊公選其佳者。荊公乃僉出俾吏鈔錄。吏每遇長篇字多。倦於筆力。隨手削去。荊公醇德。不疑其欺也。今世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者。歐陽公歸田錄未出。而序先傳。神宗宣取。公時致仕居潁。以其閒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又患其文太少。則雜以嬉笑不急之事。元本未嘗出。廬陵集所載。上下纔兩卷。乃進本也。

近時曾公端伯亦編皇宋百家詩選。去取任一己之見。雖非捃摭詆訶。其閒或未厭衆論。且於歐公、荊公、東坡詩皆不載。雖曰用唐詩選韓、杜、李不與編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銓擇耶。呂居仁圖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議者謂陳無己爲詩高古。使其不死。未甘爲宗派。若徐師川則固不平。列在行閒。韓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夏均父亦恥居下列。一時品第。尚爾紛紛。矧隨好惡。筆削篇章。示已鑒裁之明。豈免議論。（曾帥江陵日。叔祖嘗參議官。親見亟欲詩選成。僅得數篇。卽撰小序以刊行。旋悟踈略。欲刪去宗派本無詮次。後人妄謂有所高下。且悔少年自是皆黨東萊者創此說以蓋時論。非本語也。）

京畿轉運司奏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邕州等處產金寶。共收到金二千四十六兩。數內採到生大黃金不經烹煉者。汝州產碼磁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並宣付史館。時政和四年也。又潭州益陽縣蓮荷場掘得金四塊。總計一千七百八兩。方崇飾祥瑞之際。地不愛寶。闡珍以表極治。其盛如此。

鄭穆字閎中。閩士所尊四先生。鄭其一也。元祐初。爲國子祭酒。久而請老。太學諸生數千人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不報。以待制奉祠。將行。公卿大夫多以詩贈之。三學之士皆爲詩。且出祖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辭訣而去。觀者歎息。煇幼從合肥王公助學。王與鄭中表親。有一編曰歸榮。乃送行詩也。後未見此本。

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久則黯。若有垢然。髮黃而膚爲垢。故曰黃耆。見王

充論衡而今韻略考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爲考

崇寧三年駕幸金明池乘烏馬還內道路安平賜名龍驤將軍艮嶽一石高四十尺名神運招功宣和五年朱勔自平江府造巨艦載太湖大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勔被賞建節石封盤固（姚本作侯）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召士人姚某以書投誠其略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異立未能成家重以場屋蹉跌遂失身於倡館馬慧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男女於義有不可負者兼渠子然一身無所依倚處性不能自立萬一有叛此盟終身廢棄存亡或未可保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他日必困此門戶中不唯無以釋兒女之恨而某亦從此銷縮區區欲望矜憐使魚鳶之屬川泳雲飛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書其後云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流連遂致於忘反露由衷之懇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昱既徇所求奇章之望牧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且引事切當韓滉鎮潤州戎昱典屬郡暱一妓或言於韓韓取戎不敢留臨別作小詞曰好在春風湖上亭柳絲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三兩聲韓聞即歸之蓋用此事

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後以書請教答云廬阜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意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閒若使志於遠者大者雖近逐游夏可也又爲作求諸己齋詩見集中知和嘗尉吳江作垂虹詩（姚本有話字）嘗語煇未有序煇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於首何用他求從之復

著垂虹賦。爲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出宮人列於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翦柳枝射繡毬。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衞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

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嘗臨涖。繪像以彰遺愛。數十百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眞。但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落句云。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頃王顯道守吳門。日孫仲益居毘陵。以嘗牧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齊雲樓書觀。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爲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覩無狀。公乃宥收之之語。此紹興閒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

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駑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厭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此詩東坡爲李憲仲作憲仲之子鷹坡得梁吉老十縑百絲舉以賻之度是詩出當多有助之者又作章默詩意益深辭益哀今之人親喪未舉豈免求哀於時若假是名因以爲利或廣求以侈其葬恐失脫驂之本意也。

歐陽文忠公父鄭公任縣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固者居是官於治所之左葺一堂號六一唐子西賦長篇有卽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或云司馬溫公父待制公守浮光日生溫公故名取輝耀之義自昔功施於民則祀之矧鉅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者乎或云郡舊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侈大祠宇以永其傳若第以名勢所臨在仕者獻諛取媚如紹興閒黃州爲時相建瑞慶堂是也謝固一爲譚望子西自有兩說。

先人三弟季字德紹與煇同庚同月煇先十三日自幼從竹林遊德性敏而靜中年後文筆加進嘗題玉川碾茶圖絕句云獨抱遺經吾本乾笑呼亦脚碾龍團但知兩腋清風起未識捧甌春笋寒頗有唐人風致死已十年遺稾失於收拾但宗族閒傳得一二。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上心蓋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是雖戲語嘗親見之紹興閒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議與之齊者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

矣。彼契闊接殷勤甚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上。乃同前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寧逐惡賓。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清波雜志卷第九

天下名山洞府。河陽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景。南刻）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灊山司眞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眞洞。建州武夷山昇眞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初朝廷以每歲投龍簡而洞府多在僻遠處。其齋送祭醮之具。頗以爲擾。天聖間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餘皆罷之。煇四十年前於馬當龍祠廊廡下見一碑刻投龍處所。視此數頗有增益。碑（丁本有陰字。）載祭享牲牢香幣樂節爲詳。乃元豐間江州建立者。再過之則亡。

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未嘗出門戶。其一話一言。舉足爲法。警悟後學宏矣。其甥于恕。裒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閒論語絕句。讀者疑焉。蓋公自有語解。亦何假此發明奧義。嘗叩公門人郎曄。曄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錄亦有附會者。

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蒙正女也。既奪封。罷朝謁。久之。復其遂國封。公乃繳還詞頭。其命遂寢。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熊克所著九朝通略。訂富弼繳還遂國之封。實錄本傳不載。止見於蘇轍龍川別志。）

事有礙於理亦恐所傳或致訛舛富鄭公薨司馬温公范忠宣來弔哭公之子紹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既曰遺表自有常式恐難以元封押進御封可也押可乎東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諫草朝天去歐陽公固嘗議之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嫁女須勝吾家者娶婦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胡翼之云（煇見老先生言安定爲此說必有謂豈其男女婚嫁用此說皆得所歸而然與）

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交游間嘗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腥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饔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姚本作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歸之貧樂簞瓢賢矣哉嘗聞富鄭公辭疾歸第以俸祿還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爲得留之無請可也或曰餽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也卻之近名也

歐陽公爲西京留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潁陽路歸幕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爲代一日訝幕客多（商刻數）游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

故歐公六十五卽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節爲後生揣畫盡。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爲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或云。歐公游潁陽。見山中石壁上丹書神清洞。卽此時也。時尙書祠部員外郎直賢院通判河南府謝希深絳。與歐陽諸公皆以王事從嵩山之游。謝有二詩抵梅聖俞。歷敍登覽之勝。梅答以長篇。時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說名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眞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煇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默記者。亦不當書此。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者復益所未備。雖曰擇之不精。采摭未盡。亦足爲詹俎諧謔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樂。顧侍巾櫛輩。得之惟艱。或得一焉。不問色藝如何。雖資至凡下。必極美稱。名浮於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矜衒。特償平日妄想。不足則夸爾。或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總宜之名爲佳。特恐無敢承當者。性之之子明清云。先公與洪玉父共成此編。非駒父之所續也。意此語當得其實。煇傷本誤矣

趙忠簡公秉政日。使臣關永堅。亦西人。趨承云。久乃匄官淮上。貧不辦行。欲貨息女。公憐之。隨給所須。永堅乞納女。公卻之。力請不已。姑留之。後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之。爾女無恙。永堅謂宿逋未償。公笑不答。且助資送費。囑求良配。遂歸監平江梅里鎭宗室汝霖。女言雖累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尙處子也。

汝霖與知泗州王伯路厚語其詳王云前輩於此等優爲之特今之人爲難能司馬溫公、曾魯公各有似此一事傳於世文多不載

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居後煇少小時嘗從同舍金華潘元質和人春詞有捲簾試約東君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句潘曰宮詞體也語太弱則流入輕浮又嘗和人蠟梅詞有生怕凍損蜂房膽瓶湯浸且與温存著規警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山谷云野艇恰受雨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爲正今所謂航船者俗名輕舠如航湖航海亦爲常談（張景陽七命載在文選有汎三翼汎中汕之句所謂三翼皆巨戰船非輕舟也）

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闌干淚臉也見鄴侯家傳愁到眉峯碧聚乃張泌思越人詞黛眉愁聚春碧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間吳氏張仁仲宰武康煇往見留三日徧覽東堂之勝蓋澤民嘗宰是邑於彼老士人家見別語墨迹

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月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仁敗則傷儉之語

了齋陳瑩中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尊王荊公而劑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做高閣。不復敢議毀矣。毀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於了齋遺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爲博士。聞於朝徹去。

客有蘇伯昌。初簽長安獄掾。令買魚飼貓。乃供豬襯腸。詰之云。此間例以此爲貓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從而遂日買貓食。蓋北（姚本西北）品味止以羊爲貴。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米三十石。積從胡瑗學。一見異待之。嘗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將退。積問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答之。瑗曰。莫安排。積聞此言省悟。所學頓進。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聞。亦載在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豈警後學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從而書焉。徐字仲車。

仲車雜著數十條。臨川山陽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拜官。徒爲飾詞。已足恥矣。而朝廷又爲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爲僞也。其兩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蓋賢者以禮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豈易頓革。柄臣爲國具瞻。既膺大拜。不應偃然卽當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及從官臺諫。一辭而已。此豈由衷。特拘以法。其不應辭者。豈官微任輕。進

不係時之重而然歟。兩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旨日下供職者。皆未受告也。

食無精糲。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煇家與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類留意庖饌。非特調荖應律令。且三字爛熱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饜而飫後品。煇頃出疆自過淮。見市肆所售羊邊甚大。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蓋河北羊之胡頭有及百斤者。驛頓早晚。供羊甚腆。甚苦生硬。且雜以蕪荑醬臭不可近。若用前二說製以餉客。豈不快屠門之嚼哉。王荊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而東坡亦有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之句。山谷簡何斯舉治具待客。亦謂軟爛則宜老人。豐潔則稱佳客。今日蔬食起權輿之歎。說食經而偶及此。

煇自四十以後。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倥傯之際。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幹蠱次敍。旅泊淹速。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縷縷之問。記向年貨田。句金不遂。取塗三茅。得新刊山圖而歸。濡滯良久。殊失倚門之望。因思昔淵才久出。其家日望其歸。歸止攜一布囊。人謂其間必珍貨也。後數日會親戚啓囊、乃歐陽公新修五代史稾數帙。李廷珪墨一笏而已。煇用此書於日記後。先人爲之一笑。自隆興癸未至紹熙辛亥恰一世。伏書泫然。

王立之詩話書張宗古自堂後官守登州。祈雪獲應。一判官以詩爲賀。宗古曰。玩我。欲繳進。爲人勸止。先人任饒幕。與邵武黃堅叟爲代。一日。郡宴鄱江樓。貢作木蘭花詞上別乘。有監郡風流懽洽之語。亦貽怒繳申。郡牒問風流懽洽實跡。黃歷攷古今風流懽洽出處。辨答甚苦。嘗取吏案以觀而得其詳。要知

投獻本求人知。又當視其人如何。庶不反致按劍。特未知宗古所謂玩我何說。其亦錦衾爛兮之類乎。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有所據。

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雷風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載於訓詞。以昭示懲勸。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與者。必微寓詆誚於一二字中。審其人不應此除。曷不循繳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晁無咎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闋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云。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便豔發。過於梅花賦矣。

元豐己未。明略、無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麗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至。鸚喚銀屏睡起。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鑑。向我橫秋水。斜傾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愔愔密意。空作江邊解佩。頃在上饒。得此說於晁族。無咎

跋云。大觀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無咎、集國東之逆旅。話此四事。季良云。可書也。伯比、季良、當是羣從。風流縕藉。寓諸樂府。雖曰纖麗。不妨游戲於杯酒間。餘一說乃陳襲爲錢塘妓周子文作四詩詞。洪內相已載在夷堅庚志。語皆合。一餘未詳。（姚本云。語皆合。餘一未詳。）

軍帥丁憂。詔起復。迫服閾。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曉之。答曰。自拋了娘子。卻加得此官。二年未曾遷轉。又一輩銜內必帶宜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劄上帶下來。怎敢擅除。一添差酒官不釐務。堅要供職。人亦語之。在法只合開坐請料錢。其人言。朝廷令某不離務。趁辦課利。豈敢開坐請他料錢。三者可補笑林之遺。

舊制。御廚折飡。（姚本食）錢凡十一等。第一等舊折八十餘千。紹興初減半。餘遞減有差。至第十一等。舊折三十千。亦損其半。然尙宮內人赴景靈宮酌獻。卻係臨安府依格撰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餅湯肉粉雜飣。（姚本無飣下飣字。）炊作炒肉羹菜羹飯軟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兩、麵五兩、菜豆粉二兩、米五合、薪炭之屬準此。其儉如此。或乃云。承平舊制。雖御廚末等折食則例。亦不致是之窘也。

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爲避己。相開主字。乃主簿主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飢也。亦用度不足之識。乃詔改正。及政和二年。蔡京三入相。時建請改公主爲帝姬。郁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議者謂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時國女改從周姓。故靖康初悉罷之。（姚本第九卷止於此。）

中表張元友謂理減年賞於浙東鹽司吏以賂不滿欲實封奏狀外封貼黃以謂爲渭亟往易之度其中必不誤書特以此一字見邀昔州郡按酒官醞造逢律不任沽賣吏受賄於任字上加一點遂免責罰豈刻木輩心傳此術以資弊倖唐史亦載有書漬爲清者以是知添改偏旁有自來矣姚本此條在第十卷之首閻本無

清波雜志卷第十

王晉公祐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令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志乃植三槐於第中便庳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爲少多非文正之賢其能成乃父之志

翰林書待詔詩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閤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薰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景物爲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蘇東坡亦然司馬溫公自著日錄特書此四詩蓋爲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爲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唃斯囉族部蕃法姚本部唯僧人所過不破拘留資給飲食渙乃落髮僧衣以行李復圭云爾煇得劉氏西行錄乃渙所紀往返繫日以書甚悉且多篇咏雖所至必與蕃僧接且賴其鄉導既仗使節辟官屬計事宜結恩信稱詔錫賚茶綵悉用漢官威儀范蜀公東齋記王聖涂

澠水燕談皆及渙出使事俱不言祝髮渙字仲章保塞人天聖中以奉禮郎上書請徹簾還政後爲右正言又隨孔道輔論廢后事以工部尚書致仕元豐元年卒

沈隱侯曰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師爲文奥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彫龍論之至矣向傳景文筆錄復得一編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辯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爲文奥澀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妄議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國子長貳堂白三經義已鏤板頒行王荆公字說亦合頒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熬波之利特盛於淮東海陵復居其最紹興開歲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於以佐國用其利博矣自增置眞州一倉遂稍損舊數捍海堰肇自李唐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疊石外固厥後刓缺不常隨卽補治淳熙改元復圮於潮汐時待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工費唯取堅實官貲不足陰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粹伯處全記其成煇是年適在鄉里乃得其實（鹽席錢緡之數見吳陵志）

東坡云昔僦宅於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於岐欲發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唐李

景遜爲浙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子幼。居東都。因古牆壞。得錢盈船。鄭乃炷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者。身之災也。天必以先有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每被黜於場屋。母輒撻景遜。景遜終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肯私囑主司。以是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

無錫鄉士張公尙字思齊。三舍時爲名進士。蹭蹬至紹興戊辰。始預特奏召試。待廷對閒。夢人語之。官人往和州請衣。既覺叵測。有解之。和州請衣。必是食祿之地。張自念脫或僥倖。亦未應衣賜。及唱名。在末等。補和州助教。始悟衣者醫也。爲助教說。人勸納敕爲後圖。張曰。神告之矣。乃拜命。因賦四十字以自況。老未脫場屋。揆才無寸長。九重雖射策。一命不爲郎。尙喜衫仍綠。還憐牒是黃。活人何不可。政自有良方。竟不霑祿而卒。平日詩文皆膾炙人口。求諸鄉人而未獲。先人所著松巒志亦載此事。首句云。不信儒官懊。蹉跎鬢已蒼。若夫夢兆。則煇近方得之。故今重出。不特補志之遺。抑亦正詩之誤。

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召僧營佛果。閭巷常與父往還者。各贈二縑。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爲尤難。建安劉同知居留建康。薨於官。遺戒不事梵唄。其家恪遵治命。與化陳丞相當屬纊之際。亦以手筆示其子。謂追修無益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濟。初不假薦助冥福。抑矯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說歟。長文名奎。嘗參機政於熙寧。

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姦。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遷馴至公卿者。不可以數

計。雖陸贄、牛僧孺、裴度、顏眞卿、李絳、皆此塗出。今銓法以處試吏者。腰弓撚箭。從事鞍馬。巡警阡陌。餞迎貴官。斂板揖於路左。類以麤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說。未免箠楚塵埃。開不特與歎於昌黎公。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泰州雪醅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蘗黃水。蘗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蘗黃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煇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醅。亦未見超勝。豈秫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廚。皆有此弊。不但泰之雪醅也。

韓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泛及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蛇虺。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地者。蓋恐爲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在要路。其爲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蛇虺乎。公默然。凡今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鑒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

唐路巖爲相。密奏應臣下有罪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實。至是賜巖死。乃自罹其酷。行刑之處。乃楊收死所。蓋收爲巖所陷者。本朝盧公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府。言於趙韓王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貶者多生全。春州在內地而近。至者必斃。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寬待。乃置於必死之地。趙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趙具述其事。卽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而卒。天道好還。其速如是。史傳所載。似此不一。姑舉二者以爲世戒。（案商本連上爲一條。）

郵亭客舍。當午炊暮宿。弛擔小留。次觀壁間題字。或得親舊姓字。寫塗路艱辛之狀。篇什有可采者。其筆

畫柔弱語言哀怨皆好事者戲爲婦人女子之作頃於常山道上得一詩迢遞投前店壁間守破窗一燈明復暗顧影不成雙後書女郎張惠卿追回程和已滿壁衢信開驛名三谿謂其水作三道來作三字形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三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日行荒徑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穎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北歸讀此句有當於心戲次其韻以志喜耳煇頃隨侍赴官上饒舟行至釣臺敬謁祠下詩版留題莫知其數劉武僖自柯山赴召亦記歲月於仰高亭上末云侍兒意眞代書後有人題云一入侯門海樣深謾留名字惱行人夜來髣髴高唐夢猶恐行雲意未眞

近年上官過僚屬日益簡倨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名歸之頃黃徽猷崇書爲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或未免厲辭色若盃酒閒詎可無和氣以相接晚會徹俎有應循廊者豈有竟夕相陪笑語從容昏夜使其偕執侍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說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凜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黃所云前輩故事其謂是耶

唐中和四年時溥獻黃巢及家人首幷姬妾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俱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

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劉更生傳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傳亦然。而獨遺此。若非司馬溫公特書於通鑑中。則視死如歸。應對不屈之節。卒泯泯而不傳。惜不得其姓氏。

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舍之。亦以其辭正也。或免或不免。係於一時。未幾。緒爲潮所擒。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門地（商刻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蓋有鏤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顧省者。聽之藐藐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

人凶非宅凶。古有是語。然空閒之廬。久無人跡。亦有可疑者。頃僦數椽茨舍於無錫。其屋雖多變怪。初不以爲異。一夕。忽火發於庖屋。煙坌而燄不起。亟升以撲滅。於茅茨下得尺許通紅炭。翌旦再視其處。了無燒痕。蓋此舊爲神祠。初不知也。遂遷他所。後其屋卒歸煨燼。僦居去留固輕。若創建第宅。趣於落成。歲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唯務壯麗。禍不旋踵。自速其釁者多矣。爲宰相府頗隘。爲奉禮太祝

之居則有餘先哲所見乃如此。

紹興初先人爲丹徒簿曾魯公丞相時簿領金壇爲僚意好甚篤後曾待浙西帥幹闕權嘉禾新牘稅復相邂逅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俾更名云名更方貴曾元名偶有所避改後名蓋三十年前已形於夢兆矣自此參大政再登宰席一時寮舊無在者深有推輓意而先人故倦遊但欲廟令以俟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殆盡獨餘許祠祿一帖曾素善飲每醉則命徹俎拭案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元復各舉一大白方散煇幼卽接侍風味高勝晉宋間人也

至和三年劉原父敞使契丹檜州守李翰勞其行役劉云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過長興却西北行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聞有直路自松亭關往中京纔十餘程自柳河纔二百餘里翰笑曰盡如所示乃初踏逐修館舍已定至今迂曲後范中濟子奇出使虜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廣遠范詰之曰抵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虜情得默然緣二公素精地里學故毋得而欺煇出疆過白溝日行六七十里若百餘里窮日力方到或問今日之程何遠答曰此中宿食頓地里遠近初不定蓋亦取夫館舍之便

嘉祐赦敕服綠泹事十餘年（商本云至十年姚本作五年）改緋光祿卿王端建議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從事而錫命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以泹事日爲始遂著爲令時以爲當推此類而言亦有合舉行者

廣南黎洞非親喪亦頂白巾婦人以白布巾纏頭家有祀事卽以青葉標門禁往來人皆文身男女同浴

故曰冒白鄉風舊標青祉酒酣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近有族人自海外歸詢之曰然紹興庚辰在江東得蜀人黃大輿梅苑四百餘闋煇續有以姚本百餘闋復謂昔人譜竹及牡丹芍藥之屬皆有成詠何獨於梅闕之乃采掇晉宋暨國朝騷人才士凡爲梅賦者第而錄之成三十卷謀於東州王錫老詞以苑名矣詩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時安定王德麟詩云自古無人作花史官梅須向紀中書蓋已命之矣煇復攷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因他況及者固多取專賦略況及則所得甚鮮若併取之又有疑焉叩於汝陰李遐年李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簷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爲故事其可遐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後在上饒梅苑爲湯平甫借去湯時以寓客假居王顯道侍郎宅不戒於火廈屋百間一夕煨燼尙何有於梅苑哉梅史隨亦散佚雖嘗補亡而非元本歲當花開時未嘗不哦其詩歌其曲神交揚州法曹西湖處士懷舊編而訴遺恨焉

羣赴郡宴甲年少勇於見色甫就席乙以服辭乃命徹樂勸詶次甲尤乙曰敗一席之歡爾也眞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也賓主爲之哄堂五十年前服親喪終制不觴客人亦不敢招置姚作致親舊欲相款必就寺觀具素饌仍不置酒時謂當然不以爲異

沿江烽火臺每日平安卽於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平安卽於次日平明舉煙一把緩急盜賊不拘時候日則舉煙夜則舉火各三把紹興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所請煇生長江南足不涉極邊初未識所謂

烽火者。但讀陸務觀放翁記游梁觀塞上傳烽詩。月黑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雲罅星。又似山際電。亦可想像得髣髴云。

清波雜志卷第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詳定九域圖志、編類御筆、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伏奉聖恩，差冬祀大禮陞輅執綏。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伏蒙宣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複，是何處？臣奏以城外無樓殿，恐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回顧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即知非齋宮。俄頃，陛下又謂臣曰：見人物否？臣即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衆，約千餘人，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輦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淡黃杏黃淺碧，望之衣上或有繪繡，或秉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益衆，約數千許人，迴旋於東方，稍南人物異常，旌旗飛飄飄轉，所持幢節高數丈，非人世所覩。移刻或見或隱，又頃乃隱不見。此蓋陛下恪祇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元圭，齋服盛明，嚴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伏望宣付史館，播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明廷，奉御筆依奏。繼降詔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祇若，惟道是憲，惟上帝是承，涓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盡志，咸秩無文，荷帝博臨，如在其上，旌旗輦輅，冠服儀仗，見於雲際，萬衆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聲之相接，靈承對越，敢不祇欽，可以其日爲天應節，用端命於上帝，以昭答於神休。

咨爾萬邦。其體至意。時政和三年也。煇自省事。卽見丈人行談此事頗略。茲得其詳。因書以示欲知者。

先人云。所書亦有潤色。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豈亦出神道設教乎。

煇嘗見父友許志康宧論太素脈。謂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爲王荊公診脈。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雱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詣公乞文以爲寵。公爲書曰。妙應太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尙於晉侯脈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所書大略如此。許云。此非荊公之文。特其徒假公重名矜衒以售其術耳。（智緣常從王韶經理洮河邊事。亦嘗召對診御脈。命以官。不就。）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卽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又一日。米回人書。親舊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卽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爲學三多。士皆知其說。孫公幸老嘗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之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鄭顧道侍郎居上饒。享高壽。煇不及識也。嘗見其除夕小詩親筆。可是今年老也。無兒孫次第飲屠蘇。一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胡德輝嘗梧志云。或問酴酥事於鮑欽止。鮑曰。平屋訐之酴酥。若今幕次之類。往往取其少長均平之義。）

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歷數紙。蓋坡爲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歷。當晚

勾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乃秦少章所投坡詩蓋狀其實

煇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俯育蠹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淺薄不亦宜乎

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幷以其壻王潙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幷潙之所業一册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盡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荊公私書彎弓成俗亦何足多怪

元祐閒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李文純知開封府廨宇遺火降左中散大夫近歲臨安府治偶失所戒守臣自列貶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政和二年待制李謙進蠙芝上曰蠙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爲玩物耳謙從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謙以罔上安置焉又己亥冬祀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於遠林左右爭獻言爲異指點閃然大司樂田爲押登壇歌壇上大呼曰田爲先見而上亦不責也時所謂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絛尙有山產瑪瑙、水晶、地布、醴泉、芝

草夸大其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書

蔡忠懷持正初任邠州理掾屬韓康公宦撫陝西喜其所撰樂語全用韓氏事薦之康公弟持國尹開封辟主左廂公事後尹劉公庠責蔡庭參蔡曰此禮起於藩鎮辟除掾屬輩毂之下比肩事主雖有故事亦不可用劉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劉乃補外忠懷爲小官所守如此今州縣吏見長官典謁以例告違背禮制者多矣曰一說神宗既嘉確之不屈他日登官國執政奏除官上只用不肖增堠見開封尹者遂除確監察御史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勸奬從之高宗曰天族之貴溺於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敍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唯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厲以風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善能居無錫惠山與煇居爲鄰其後三四任州縣以選調終

蘇丞相子容因臺評去位時左司諫虞策言蘇頌罷相臣備言職朝廷進退宰相宜有論列而臣竊自念頌於元豐年曾薦舉臣在臣之心誠恐近薄有犯風誼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職無所逃誅云云議者謂奏疏自列略無隱情當是時風俗忠厚顧如此夷堅庚志書謝誠甫祖信任南牀日論趙忠簡公不遺餘力而謝爲趙之上客豈逼於言責不暇顧私恩所見與虞異矣

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紙爲策禱見元祐閒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姚本有略字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

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疎。司馬溫公嘗言。與貴官書簡。有采紙數過三。皆不謹。又云。居處隨用所出紙札。未嘗他求。所書止一二幅。世多石本。可見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亦有日夕匆匆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親筆硯之語）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忘其名。煇昔傳九僧詩。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波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義眉懷古、幷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長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爲節本。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荊公詩云爾。

數十年前。僚屬有能文者。監司郡守委作牋記。遇有所囑。必親作簡致叩。教官被公牒撰應用文字。亦親署名封達。近時此禮俱廢。但書司作承受傳導公牒。則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請照會、不請有達之語。上官體貌益崇。學士大夫浸失自重。此其一也。紹興閒。先人官鎮江時。錄參王敏功告殂。帥守李茂嘉寶文率僚屬往其廨哭之。近年豈復有此氣象。

舍弟昭達。淳熙壬寅丞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剜其肉。最爲殘酷。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直一二錢。惻然動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籮。度去漁舟差遠。以數枚置於版。舟行。旋取旋放。蓋恐僕隸輩用力拋擲。或墮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日方

竟事。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有。各聲喏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告以故。相與歎息。自爾凡遇鱗介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毋怠。

無錫鄉僧道昌。蚤歲周遊諸方。在廬山雲居因與人鬬毆。損左目。值同袍授以相術。久乃得出藍之譽。旋至都下。出入貴人之門。語多奇中。族叔樞密方官正字。昌一日語之。旦夕當權法從。時當國者深忌先傳除目。力止之。且云。勿爲我累。又言最下館職。無攝禁近之理。昌執益堅。且刻只在今日。方付一笑。閒兼權中書舍人命下。叔祖侍郎婺倅遄（姚本無遄字。）秩滿造朝。未暇干堂。且歸嘉禾。忽得召命叵測。入國門。昌曰。通判必任言責。亦痛詆其妄。來日入對。方知爲副端湯致遠薦。對畢還寓舍。昌先在焉。理前語曰。倘或不然。則相書不可用也。語未既。報除察官。先人罷饒幕。有以敕局薦者。議已定。拘親嫌。改乞江東幹官。往叩昌。昌曰。必無成。後三四年方得之。劄子上。而所主執政報罷。後三年竟得江東漕幹。有孫愿者。赴部乞磨勘。已放散矣。昌曰。以目下氣色觀之。非但改官參差。且恐折本。孫大怒。欲治之。伺引見閒。部吏有所邀。不從。乃摘曾過房。後歸宗。在法合追所授恩澤。有爲道地者。與補初等官。繼從孫道夫少從之辟。竟失志而卒。前三說皆親見之。孫又先人交承也。昌後莫知所往。

櫻桃抄乳酪。正雨厭肥梅。風忺吹籜。咸瞻格天閣。見十眉環侍。爭鳴絃索。茶甌試淪。更良夜沈沈細酌。問閒生此日爲誰。曾向玉皇案前持橐龜鶴。從他祝壽。末比當年陰功堪託。天應不錯。教公議細評泊。自和戎以來。謀國多少蕭曹衛霍。柰胡兒自若。唯守紹興舊約。閩士朱耆壽字國箕。爲秦伯和侍郎壽。朱

久游上庠博洽能文一時諸公皆知之以累舉得官監臨安赤山洒年八十餘而終

監安上門光州司理參軍鄭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踊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塗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軍國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有司掊斂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君臣際會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事無不毅然主張行之陛下之心亦願人人壽富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臺諫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於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事凡百執事又皆貪猥近利使懷道抱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識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臣又見南征西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貨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躓於藍縷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爲一圖百不一及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謹隨狀呈奏如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卽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檄至不敢遏秉燭啓封見圖蚤饑民纍纍然莫測繼知爲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親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利害。所貴卽悟主意罷行之。若語言太訐。使人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譴斥。亦何補於事。漢元帝欲御樓船。辭廣德諫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以是知諫有取於諷也。俠字介夫。福州人。書旣上。或謂中有主之者。故與詔獄。俠乃徙英州。辭連馮京、王堯臣、丁諷等。亦及責王安國除毀。放歸田里。皆由呂惠卿與安國兄有隙。故入其罪。熙寧十年手詔英州編管人。鄭俠元犯無上不道。情至悖逆。貸與之生。已爲大惠。可永不量移。時以有司用赦應量移鄂州故也。於是刑房官吏皆被責罰。

又一說。上覽俠書。遂詔學士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體量免行錢。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而靑苗免役亦權罷催。凡一十八事。繼下詔曰。朕於致治。政失厥中。自冬迄春。愆陽爲沴。四海之內。被災者廣。意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訟獄非其情。賦斂失其節。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中外臣僚。直言闕政。詔文、維所草也。初。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以歸。絕口不論時事。至是讀詔泣下。乃復陳六事。一靑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云。

清波雜志卷第十二

先人罷信幕。暫寓法曹廨房。室閒忽地陷尺許。微露棺和。亟遷避他宇。叩於州之耆舊。皆言下乃古冢。素多影響。向有法曹黃姓者。具牲酒自占數語祭之。方圖擇高爽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謝。且云。陵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望相安存。煇因思自謝惠連祭冥漠君之後。多倣其體。曾文昭子開亦有瘞瓦棺文。上饒寓公尹少稷諫議常稱。高妙可配東坡徐州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濬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闊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從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留守曾肇既往視之。命遷瘞於湖之東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商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商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棺其葬殤者歟。乃弔之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勢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於何鄉。幾晦朔。瘞於此地。幾春秋耶。壽夭歸於共盡。老聃彭祖與子其均耶。瓦爲藏而水爲宅。豈不復子之眞耶。改卜高原。既深且固。於子爲戚抑爲欣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從新耶。亦載在曲阜集。

淳化五年。翰林學士張洎獻重修太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事。卽以朱別之。神宗正史。類因詆誣而非實錄。厥後刪改。亦有朱墨本傳於世。其用淳化故事歟。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今人爲之。得不貽寄戶免

科調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閒人

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祕閣三等耳政和閒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趨事者衆官職寡少不足褒延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祕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祕閣凡六等仍入雜壓自昔直祕閣例通稱龍圖蓋直閣之名舊纔有二集英卽集賢也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鄧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

頃年朝廷遣使投龍於茅山燕洞石門自開廣二尺餘得古銅錢百餘及金銀環各一按茅山記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眞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言積四十年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煇母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爲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眞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嘗導煇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說近入至裏見仙人對弈以新蓮相啗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身從後戶出知宮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卽其師號戲易曰尋魂見鬼親舊傳以爲笑是乃五十年前事一時人凋零殆盡獨煇知之併識於此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冶是賴雖乾溢係夫旱澇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一人至水濱遺匙鍮翌旦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浸銅頗費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

水處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其亦兼收其利。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雖蜚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怪誕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篤、惑之深耶。後又有婦人虞、號仙姑。年八十餘。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飯之。虞見一大貓。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章惇也。京卽詆其怪而無理。翌日京對上曰。已見虞姑邪。貓兒事極可駭。熙寧實錄亦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昭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說。案元本避作亭。

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葬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池。積涔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淆雜無辨。旋卽塡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棄貯。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逢節序仍裹飯設奠於池邊。實爲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燒本燋）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閒。臣僚亦嘗建議柩寄僧寺。歲久無主者。官爲掩瘞。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至道元年西南牋恂諸蠻貢方物。牋恂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貢。至是始通。上問其吏寵光進地里風俗。譯代對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人多食秔稻。持木弩於林木間射麋鹿。每三二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死。以其家財爲贖。王居有城郭。官府無壁壘。止短垣而已。因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聲。須臾數十輩連袂宛轉。以足頓地爲節。上笑令罷。牋恂使十數輩從者百餘人。皆蓬髮黧面。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加於首爲上飾。他悉類此。煇頃從使節出疆。抵燕。與渤海使先後入見。當少頃於次際見其過前。服飾詭異。殆不可名狀。皆忍笑不禁。雖北人在旁亦失聲而笑。是誠可笑也。

元豐六年冬祀。中書舍人朱服導駕。既進輦。忘設扆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乃登輦。以故官吏無被罪者。又一日。羣臣方奏事垂拱殿。見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巾。上既拂之（姚本拂拭之）至地。視之乃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蟲也。蓋慮治及執侍者。聖德寬大如此。

江上取魚用攔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腐。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鰕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又歲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舊。茲謂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答曰。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荊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

孫君孚責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淸涼寺問孫曾上荊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荊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亦有上荊公墓詩見曲阜集

金改吾趙州爲沃州蓋取以水沃火之義識者謂沃字從天水則著國姓中興之讖益章章云建炎初從臣連南夫奏劄言女眞號國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見火卽銷終不能爲國家患向者黃河掃決幾至汴京都人欲遷水入汴謠語云天水圮汴後見太平於此益可見遺民思漢之心

政和三年溫陵呂榮義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辟廱事也內一條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徧東西府時人莫訝出都忙官家送我歸鄉去三詔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虛語太平朝野總多懽江湖幸有寬閒處雖曰小挫而意氣安閒如此煇頃得於故老此詞既傳各齋俱厚贐其行亦傳入禁中卽降旨令改正屬同獲譴者不一乃格後繇鄉貢竟登甲科紹興十三年再興太學榮義尙在累舉得光州助教乃撫舊記益未備爲八十一條更名上庠錄投進而唱和詩影妻椅妾蓋以影爲妻故以椅爲妾四篇疑後來附入者上庠錄嘗奏御理不應褻迨今五十餘年庠均之士未聞祖是編紀事實以廣賢關嘉話者似爲闕典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年潯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

相五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貴。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略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出。尤爲切當云。

毘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缺。旁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頃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隨大小皆立嘉名。如汎星槎、凌風舸、雪蓬、煙艇。扁額不一。夷猶閒曠。可想一時風致。今貴游家有湖船。不患製名不益新奇。然紅塵膠擾。一歲閒能得幾回領略煙波。但閒泊浦嶼。資長年三老閉窗戶以適晝眠耳。園亭亦然。

鄰郡歲時以酒相餽問。有所不免。孫公之翰典州日。獨命別儲以備官用。一不歸於己。紹興閒。周彥約侍郎爲江東漕。諸司所餉不欲卻。乃留公庫。迨移官。悉分遺官屬。仍以緡錢買書。以惠學者。（自孫公之後。近制亦屢申數。終以互送各私於己。不能革也。）

李公受虛已爲天聖從官。喜爲詩。與同年曾致堯倡酬。曾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啞。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煇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眞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於陳云。

神宗朝撥置賣藥所。初止一所。崇寧二年增爲五局。又增和劑二局。第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爲名。議者謂失元創藥局惠民之意。歲得息錢四十萬。以助戶部經費。今行在所置局。歲課雖視昔有損。意豈在夫羨贏。其於拯民瘼、施實惠。亦云博矣。

紹興四年。復置茶馬司。買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帶馬。每一千匹與轉一官。舊有主管茶馬司提舉茶馬都大提舉茶馬三等。今併廢。止留其一。高宗留意馬政。因韓世忠獻一駿馬。詔朕無用此。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上曰。不然。金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少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和議豈足深恃乎。後又詔吳璘車以川陝茶博馬。償珠及紅髮之類。艱難之際。戰馬爲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紅髮毛段之物。悉痛朕心。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浙。數千里遠。在塗除倒斃外。及至飼養調習。久之可充披帶用者。能有幾。不知費縣官幾許財用。若夫官吏論賞增秩。抑末耳。

煇頃於池陽一士大夫處。見紙上橫卷山陰圖。乃葉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許。已再三臨寫。神韻尚爾不凡。況龍眠眞筆耶。前有序贊。各八句。詞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見其全。此贊尚慮散逸。剜墨妙之雅玩乎。當時嘗錄其文。恐好奇之士。雖不見畫。而欲想像高勝。今乃著於是。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

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爲余臨寫。眞僞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兩伯時也。此序也。贊曰。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日遠游者。以是爲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其二。翰墨之娛。以寓萬變。不償一姥笑。戢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逶迤。其三。韞玉於山。煒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爲。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其四。一世所驅。顚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亦躡其後。人所無言。聊一舉手。後又見一本。摹益失眞。第書四贊而亡其序。

右清波雜志十二卷。得於東海焦氏。以校稗海三卷本。相去蓋霄壤矣。惜鈔傳不廣。徒使繆本相沿。漸失其眞。爲可歎息耳。

康熙丙申臘月廿日。曹炎識。

右本出婁江曹彬侯。予借鈔於嚴州太守萊陽趙公起杲。未幾再得明姚舜咨寫本。讎比一過。更就姚本補錄別志三卷。張貴謨序一篇。益稱完善。閒窗展卷。心目朗然。蓋無以喻其樂也。

乾隆甲申八月十七日。歙人鮑廷博識。

乾隆乙巳六月廿三日。商氏稗海本校一過。其間亦有是正處。不敢沒其善也。知不足齋書。

輝嘗作清波志十有二卷。復省記平昔見聞。尙多遺佚。鷄肋棄之似可惜。乃裒爲別志三卷。若夫纂錄之意。則有前序在。紹熙甲寅九日。淮海周輝。

清波別志卷上

炎正中興七十年。繇紹興至紹熙四紀間。內禪者三。皆出於勤勤。授受雍容。有光付託。中間奉冊寶。加上尊號。及慶七十八十玉卮稱慈極東朝壽。恩覃宇內。不一而足。五冊后再建儲儀。物炳煥。高視前古。自宣仁以祖后保佑神孫。功參十亂。歷一百有八年。慈福復以曾祖后成禹傳於子之志。立四世孫。聖明纂緒。宗社又安。怡愉重閫。共享天下養。亘千萬祀。浸厚福於黎元。誠簡策之未聞。爲國家之大慶。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前後典禮之盛。煒在都下。皆親見之。若夫歌頌鉅美。追配雅頌。當屬老於文學者。獨是涵濡德澤。厠五朝之幸民。蹈詠和平。際千載之嘉會。每竊自慶焉。

壽皇一日言苑中臺殿皆太上時爲之。未嘗有所增益。常用竹簽以護風雨。唯太上到宮即撤之。太上徘徊周覽。每興依然之歎。頗訝其不雅飾。又指殿東橋曰。去此橋數步。亦懶過去。遇花開。閒或飲酒。令人折數枝來看耳。又云。近日無事時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好。朕退輒喜不自勝。是皆宰執因奏事暇。親聆聖語如是。夫誠孝盡事親之道。恭儉崇保邦之德。皆見於躬行。始終如一。歷古帝王。皆莫能及。

淳熙肇禋總章。前期霖雨浹旬。洎齋宿太室。殊未有晴意。乃詔翌旦止用逍遙車入內。儀仗排立竝放。宰臣密令少留。黃昏後。俄童陰席卷。中夜行禮。月色如晝。復詔入內仍乘玉輅。迄成釐事。天地清霽。都人

歡呼。禮成。在庭臣例進詩賀。是時篇詠類用敬天事。蓋著上心敬畏天意鄉答之實。抑因前此上謂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爲兩圖。仍疏經傳語於其下。朝夕觀覽以自儆。故茲羣臣引用於慶成詩。尤爲切當云。

神宗與韓維論治道。維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頃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才而取之。量才而用之。壽皇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不私。大哉王言。蚤正素定。於取人用才之道。無餘蘊矣。故當徧臣獻替之次。玉音復舉似焉。要知天下皆當處以無心。豈專爲功名設。

徽宗嘗對輔臣。語及元祐紹聖事。皆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扶偏救弊。至於兩黨之人。但當區別邪正。勿以彼時此時爲閒。乃改元曰建中靖國。未幾改崇寧。時事復變。淳熙閒。壽皇論古之朋黨曰。朕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唯理之所在而已。是爲至當不易之論。向來宰執去國。凡所引用人才。悉隨罷免。令用舍進退。一本之是非之公。詭謀垂裕。聖模宏遠。朋邪雖未盡去。亦焉能害我治哉。

建隆肇造。區夏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使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輕重之患。所以能削平僭僞。馴至丕平。後世養兵日多。所費日廣。邦儲民力。欲不困得乎。不但戰勝功伐。皆莫望於前烈也。

舊無內臣爲承受。慶歷五年。詔以入內供奉官康德用爲河東經略司走馬承受公事。從判并州夏竦請

也。熙寧閒。詔鑄諸路走馬承受朱記給之。拘收元給奉使印。故事。走馬承受書銜曰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後任是職者。惡有所隸。陰於銜內除去都總管司字。崇寧初。亦詔諸路走馬承受止令奏報公事。不得侵預邊事軍政。以違制論。迨至政宣閒。一時權倖。皆自此進。氣燄赫然。都總管反趨承之不暇。童貫爲承受。至當三路兵鈐庭參之禮。

政和三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爲創業之日。修齋設醮。乞置節名。詔以開基爲名。前此亦詔藝祖啓運創業。應天順人。踐祚之初。實曰陳橋。其地今爲傳舍。非所以稱顯揚祖烈之意。宜卽其地建道觀。賜名顯烈。從京畿運判曾謙之請。仍詔李邴撰記。時大觀元年也。事竊相類。議者惜若蒙不知援此以爲言。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河之外邛部川蠻青羌部落。皆唐八詔族帳。涉水不用舟楫。止束蒲葦以濟。氊髻。冬夏披氈以蔽體。既通中國。互市獷獷良費。羈縻。河下流舊接雅州。透嘉陵江石佛下後天產山險橫截。遂不通漢境。西南備邊錄載藝祖既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嶲。上命取地圖視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卽今之疆界也。河濱舊有劃玉亭。今猶在。歲紹熙辛亥。毗陵張謂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劃之方。卽金城可恃之險。謂此也。

八詔者。隋時永昌姚州聞有蒙舍詔、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施浪詔、遶賧詔。又有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其後二族爲閣羅鳳所滅。獨有六詔。南方之夷。惟南詔最大。夷語謂王爲詔。或曰。當六詔皆在。歲

有事天子各賜一詔。故曰八詔。

東南士大夫尚川墨。蒲大韶恭州樂溫人。壻文子安、梁杲、渠州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價高。蒲麤而損梁。直太半。出蜀者利其廉攜以來者皆蒲墨也。雖均名川墨。而工製異。此外有幸屋。又居蒲下。其家無人。煇惡札初無所擇。或得數片。但知光而黑爲貴。莫辨精麤。隨爲人取去。乏則復取於人。非磨墨。墨磨人。何用儲蓄之多。士有此癖者。愛護甚至。梅霖月至。垂於腋下。行步若環佩聲。雖曰貴陳。久寘不用。終爲棄物。今日試梁墨。因書所聞。

巴蜀風物之盛。或者言過其實。東南士大夫自彼歸。皆有土曠人稀之語。頃有叩蜀事於張子公文定公者。亦以此答。然海棠富豔。江浙則無之。成都燕玉宮碧鷄坊尤名奇特。客云。碧鷄王氏亭館先中植一株。繼益於四隅。歲久繁盛。袤延至三兩閒屋。下瞰覆冒錦繡。爲一城春遊之冠。石湖范致能詞。碧鷄坊裏花如屋。只爲海棠也合來西蜀。謂是也。煇早有劍南之興。迨今遲暮。豈容遐征。第誦諸公詩。恍若神遊浣花。不知身猶遠於萬里也。

天聖元年。虞部員外郎祕閣校理韓義落職。爲同封員外郎。同判興州。以賦山水石詩獨鄙惡故也。蓋先詔中書第其優劣。乃出之。當國家太平全盛際。留意篇章。唐亦尚騷雅。如春城飛花、春日得衣等句。悉被褒賞。語不工者。但有惡詩何用進之誚。未聞顯寘黜典。如斯爾後學士大夫類以詩鳴。格律日益新奇。遂收激勵之效。乾道閒。工部侍郎胡銓言。隆興之初。仰承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上

曰可具姓名來後竟未知所具姓名爲誰壽皇聖帝蓋亦知詩人之於雅頌薦郊廟歌勳業有補治世風化故詔從臣羅致欲收其效焉

景祐閒貶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知饒州敕榜朝堂繼貶館閣校勘尹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先是洙上言朝堂敕牓內有范仲淹自結朋黨妄有薦引臣嘗以其人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去臣亦當從坐雖然國恩宏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靦顏面況余靖自來與范仲淹義分絕疎猶以朋黨坐臣不可以苟免乞降黜以明典憲故有是命後又貶歐陽修爲峽州夷陵縣令今搢紳因薦士被斥卽嘵嘵辯數謂己之進出於親擢凡可以擺蹤者無所不用其至誰肯自列如尹之言乎仁皇一朝人才之盛如文正公文忠公師魯皆第一流人名書國史炳若日星初不假於稱贊

元符初後苑修造所言內中殿宇修造用金箔一十六萬餘片祐陵曰用金箔以飾土木糜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其請支金箔內臣令內侍省按治又一日與輔臣言及放生云天地大德曰生後苑故事有釣魚荷苞會比令罷之且云平生未嘗蛤蟹之屬且因書印板放生文近士大夫漸知以殺生爲戒當嗣服之初崇儉好生見於日用者如此爾後有以豐亨豫大之說盡蕩上意及命巨璫五輩分地展治宮禁土木華侈糜費金寶何可數計其蠹殄天物亦豈蛤蟒之比祐陵天縱游藝素精測驗常曰乙巳占在側日占天象以自儆戒晚年謂近習曰我運行極不佳且覩時事之變竟不克自反姦臣蔽蒙之

罪可勝誅哉。

待制敷文閣陳公公輔國佐靖康、建炎、兩爲諫官。嘗記高揆之言曰。揆嘗事蔡京。靖康閒。副浙東總管。一日來謁。言童貫事甚詳。初童貫欲謀取燕山。度大臣無可議。唯蔡京於朝廷事。不問可否。毅然敢爲。是時京方閒居錢唐。上皇怒貫未有所處。會鄭久中使大遼。貫副之。因奏金人知臣出入禁闥。親近天子。必求珍異物。上皇於宮中親擇數件與之。貫以獻金主。果大喜。因置酒密室。獨召貫與二夫人同席會飲。貫因記當時語言。撰密室錄歸奏。其閒具載金主盛道蔡京德望。謂南朝不用京。不能致太平。上皇見之默然。明日久中對問曰。卿知密室錄否。久中奏臣不曾與宴。實不知。上皇曰。金主稱蔡京不容口。久中惟唯而已。不數日。詔京復相。既視事。貫以所謀白京。京見天下已空匱。邊境無備。不敢許。先是。貫在北境。約趙良嗣歸國。以副使印給憑。令邊臣不得阻障。良嗣既至。貫引居清職。聽其謀畫。一面遣使約大金泊金人使來。詔貫延使者及良嗣會京私第。盡却左右。人從。惟令揆守門。揆但遠聞金國使者言杖鼓須是兩頭打。既而使者去。京猶豫未決。貫恨京毀於上前。京皇恐。遣揆往見曰。太師與相公相知至深。近聞司空上前不相主張。凡事若有未副意。但請見諭。不必致疑。貫起立謂揆曰。童貫小內臣。蒙太史提挈。今官職至此。豈敢相忘。煩覆知太師。不可信人語言。遂成嫌閒也。揆退。貫復呼之曰。更煩賢閒太師。在杭州靜坐。今日至此。誰之力。童貫所以報太師亦盡矣。揆歸。具道貫語。京雖知貫已發怒。然此事實未敢從。但憂懼而已。一日兩府俱朝。京不入。上皇忽曰。有一事欲相商。北方果如何。鄭久中

對以時未可爲。又顧余深。深對臣與蔡京所見一同。亦曾奏知。恐此事不可輕動。遂問白時中。逡巡未對。而王黼輒先奏曰。中國故地。久陷戎羌。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時。恐有後悔。因敷奏數十言。歷歷可聽。上皇笑曰。衆人皆謂不可。卿獨可之。難以施行。姑俟他日。然意已屬黼矣。更數日。禁中曲宴宰執。酒酣。有旨令泛舟。上皇遽以片紙遣貫諭京等議此事。若可。即書名。京等皆錯愕。令貫具奏。容子細面陳。難便書名。王安中曰。某生長北方。聞燕人思歸之情切矣。今若舉事。指揮可定。某亦願書名。其餘皆默然。黼拜相。仍賜玉帶。於是能羣臣。獨與貫、黼、安中等議。決意行之。且當日之事。貫實造謀。非黼與安中。亦無緣便爲。蓋貫倡之。黼成之。安中贊助之。所以致中國之禍也。天報甚明。故貫、黼首被誅戮。然安中尚全腰領。議者怪焉。余觀安忠居燕山餘二年。父事郭藥師。脫身得歸。備知反狀已形。曾無一語。猶推譽藥師功勞。燕民安靖。訣說上皇。希求再用。罪惡之大。無與爲比。其所以未誅。蓋亦有待焉耳。嗚呼。京與久中等六七大臣。皆深知不可。苟能併力死爭。事猶可救。區區固惜榮寵。坐視成敗。豈不眞負國家哉。以上皆陳語。煇家所得靖康建炎紀事之書差多。獨未得此說。一時傳聞。未免疑信。貫、黼、鄭久中、出使。私室特禮。久中不預。燕昵之際。貫得毋以我機事告之。雖貫素蓄異志而無忌憚。豈有顯然歸奏。朝廷不以爲疑。且行其言者乎。陳書於末云。揀之言自謂不安。予考其始終大槩。似或可信云。揀爲是說。意似右京。然政和間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良嗣乃上北夷錄。平燕書。與誰主之。黼晚乃推行京意。朋姦誤國如此。時有謠語。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可見人心也。

煇頃從友人葛慶長於都城過畫史葉德明葉求葛詩葛因言東坡嘗贈傳眞妙善大師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賓次有邇來傳寫亦到我之句林子中見之謂失臣體或曰使李定舒亶輩知之得毋又生一重公案而子中草責坡詞詆之不遺餘力顧獨略此何邪

燕山之役方興湖南提舉常平柴欽言燕山故地得之甚易守之甚難臣欲以舊將守吾故疆深溝高壘示之威信以輕兵屯新邊則金人不敢窺伺今將金穀悉置金空城中萬一禍起不虞陷於危地北顧之憂可勝道哉上嘉其說詔除司封員外郎同時有趙隆者秦州人屢立邊功特召赴闕入對上慰勞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語以燕雲事隆力詆不可貫曰公領此當有異拜答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和好異時釁生雖萬死安足以謝天下貫知不可強乃已未幾其言俱驗孰謂將帥類貪功慕官爵不計安危屈武威而起疆場之禍乎隆官終步軍總管既死上命近臣製神道碑御書額曰旌忠以柴趙二人所陳觀之知當時文武初不乏才雖各獎其忠顧置其言於不用亦奚以益哉

初天下職田無月日之限赴官多以先後爲爭水田限四月三十日陸田以三月十日因著爲令徐翰林學士權開封府皆假之請也後更以月計圭田養廉也凡在職皆當以廉責之然有以養無以養所至有無厚薄之不同不若通一路一州裒以均給蓋嘗有譏建議者皺著眉頭憂水旱一心只在職田中豈亦以不均故形篇詠以寓譏諷乎

世說州郡交符燕集次伶官呈口號有災星去後福星來之句新政喜問何人作答曰乃本州自來體例

士大夫澈職之初。通親舊書有積弊後良費料理之語。亦爲定本。

致仕起復免追所得恩典。乃韓公粹彥侍郎建議。（忠獻次子。儀公弟也。）然李唐致仕官朝朔望。立本班上。亦以重高蹈也。選人致仕。請授通直郎。使榮其親。元符閒。待制寶文閣喬執中建明。喬字希聖。高郵人。

皇祐閒。詔學士院自今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初。契丹賀乾元節。書至。乃去其國號。止稱南朝北朝。下兩制臺諫議。以謂自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輕許之。其後書至。乃稱契丹如故。韓公綜爲館伴。契丹使北人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韓誚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其議遂寢。韓字師文。忠獻公之子。嘗知制誥云。

唐戶部有蠲符。開元四年。敕諸郡取緊厚紙。背皆書某州某年及紙次第。長官管幹同署印記。竝送朝集使上戶部本部官掌納。依次第用之。其貴重如此。一云。在唐凡造此紙戶。與免本身力役。故以蠲名。今出於永嘉。士大夫喜其有發越翰墨之功。爭捐善價取之。一幅紙能爲古今好尙。殆與江南澄心堂紙等。

蘇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兩助官緡。於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後兩浙漕臣申請。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從之。仍改爲安濟坊。煇四十年前。見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師實隸安濟坊。坊元在衆安橋。遷於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無提督。縱多生全。亦無以激勸。駐蹕之地。理宜優異。若舉行舊制。推廣仁政。以幸疾苦之民。州縣長

吏其毋忽。

奏邸祀神之獄。世但知蘇子美爲杜祁公壻。欲併以傾之。時同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亦遭除勒。朝士自翰林學士王洙以降。連坐逐去者凡十人。衆皆惜之。然其閒有服慘未除。而與此妓樂會者。亦豈俱出於文致耶。

言事者舊有三殺之語。街裏喝殺。朝裏嚇殺。家裏餓殺。餓殺、謂俸薄也。近又添二殺。論事不報悶殺。臨了沒結殺。

給事中寇瑊、臨汝人。仕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又著令、不封贈父母。不許先封妻室。立法防閑至矣盡矣。

愛人愛及屋上烏。憎人憎及儲胥。揚雄長楊賦注。木雍棆蠹以爲儲胥。又曰。木雍柵其外。又以竹爲外儲也。又曰。儲峙也。胥、須也。又曰。儲胥、藩落之類也。

病必問藥。藥貴當。病煇苦下血十五年。蓋因思慮損心。飲酒過量。百藥俱嘗。或暫止復作。或屢投不驗。近有俾服平胃散。云得於紹興國醫王繼先。主厚朴厚腸也。以十五年之病。欲愈於此淺近之劑。固可笑。然日進一盃。固無反誤。雖未保斷除根本。似有近效。廣求博訪。徒費前勞。適在邇而求諸遠。其斯之謂乎。

舊制。臣下職事小遺闕。止從罰金。雖大臣亦不免。習熟聞見。皆不以爲恥。然大臣不可罰。罰則不可留。章

悖坐不進呈蔡確母明氏狀放罪悖無一言卽日門謝中外笑之蓋自來宰相未嘗放罪崇寧初黃履爲中丞奏疏云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羣臣且然況大臣乎故罪在可惡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以罰金而示辱哉時爲至論近世若經勘劾具案上刑寺約法隨輕重罰金特爲小臣常典設熙寧初知諫院孫覺因言事貶秩堅乞外補且有去歲有罰金御史今有貶秩諫官之語臺諫尙爾矧共政之臣豈可循常典而聽贖

許仲啓旣爲序別志且云有所聞二事宜附志中酈道元水經注錢唐湖本名神望湖自炎祚中興高宗嶽狩於此及議謚號遂帶此二字又紹興府殯宮之旁有上皇山初宣和內禪稱太上皇後竟藏弓劍於其所數十年閒連三世勤勤傳歸於子其皆先兆耶又言瘞鶴銘謂上皇山樵者豈此稽山抑名偶同而非耶煇亦竊聞建炎巡幸至東南御詩有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之句賜守臣康允之迨淳熙右丞相周必大作思陵挽詩曰向來懷夏禹今祔越山靑

五代劉岳書儀以不宣不備分輕重今之尺牘尤謹於此文選楊修答臨淄王書末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乃併言之蓋著裁刻不克周悉意二字其果有輕重耶三四十年前占辭修敬以頓首再拜爲重今非上覆則有簡驢之嫌要知拜重於覆又門狀曰謹祇候謹卽祇也是皆時所尙不容理曉

東坡守杭所屬嘗申漏梳乃遠方獲薦士以裹糧置貨封掩贓作某上杭州知府蘇內翰士辭窮吐實且曰今負天下重名孰踰先生沿塗旣賴以免自此入京意通行無礙不虞敗獲也坡乃呼筆吏俾易掩

面用已銜至京師竹竿巷蘇學士且語之乃舍弟子由也此眞無礙矣仍賜其行士喜過望倘遇俗吏苛刻必斷治僞冒沒入其物還有此氣象乎

紹興末某以前二府帥於連寓客甲以左奉議郎幹官秩滿就須新任之次閒賦哀扇工歌曰某州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困追捕史君開府未浹旬欲戴綸巾揮白羽新模巧製旋翦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鐫柄出蟲魚麝煤薰紙生煙霧蛾山老姥羞翰墨漢宮佳人掩紈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羣不知數供輸不辦箠楚頻一朝赴水將誰訴史君崇重了不聞嗚呼何以慰黎庶聞道園家賣菜翁又說江頭打魚戶號令亟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辭妻兒宿昔投繯挂枯樹一雙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爲顧弟兄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喪其嫗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成羣想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蓄憤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詩既出時方更化深懲告訐之弊且甲素被某知遇一旦有隙興訛致是某固未有以發也屬有訴甲前任貪墨事乃置獄獄具坐法除籍一斥不復而卒議者謂此歌詩實用白氏秦中吟之體工則工矣恃才自貽廢放於保身何取焉

煇北征回程於欒城道開忽傳前車少駐乃羣入道旁茇舍各啜豌豆大麥粥一盂方過午行役疲乏食之美喻大烹往返止此一次道開下車馬馮異以蕪蓼亭豆粥滹沱河麥飯爲漢世祖毋忘在莒之戒以是知河朔素有此味以餉客紹聖初蘇文忠公自定武赴嶺表過湯陰市亦得豌豆大麥粥有逆旅詩晨粥行庖得時珍青斑照匕筯胞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風餐便逐臣之句某亦適解一時飢渴故特誇於賦詠

青斑肥響實錄也。

米元章風度飄逸自處晉宋人物然所爲不羈得顚之名嘗以書歷訴於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以顚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顚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閒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猷黼黻王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以是二帖余考其人顚之名不虛得也。

清波別志卷中

政和間議者謂朝廷製爲服章所以異高卑別上下則服之與章其制相須今監司守倅竝許借服而不許佩魚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自今借服臣僚竝隨服色佩魚仍許入銜議者乃工部尚書王詔也今借服者悉許佩魚但以借紫借緋入銜當是循襲未許佩魚之製輝頃在番江因得架閣庫故紙見有以借緋魚袋入銜者乃政和間案查也

西漢地里志書古瓜州地生美瓜卽春秋左氏傳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其地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首尾不見數年前煇族人自海外歸言吉陽亦產甘瓜如斗瓶大十月方熟北客終以非時物不敢嘗廣南有七十二子皆果實也蜜漬致遠人多不識嘗有類爲七十二子譜行於世然其間有蘊蛇虺毒不可食得之豈可不審

熙寧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某王某許某今之所謂詞臣也然某之文如欵段逐曠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某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某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嗚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煇嘗見前輩說詞臣代王言體要爲先庶播告天下爲國光華若措辭荒拙但當以不稱上旨罪之不可明著荒拙之語況外制試而後用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若始掄不精則絲綸之出亦毋怪乎爲時之詆訶也

洪忠宣光弼北歸。沒於中塗。與櫬度嶺至南安。張子韶無垢往致奠。時尚未聞秦丞相死。祭文第云。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格固新奇。情亦傷愴。或謂無垢亦嘗占辭。凡窴易數四。終以積畏。亦恐反爲洪氏累而不敢出。頗類竟達空函。若前知秦死。其免肆言力詆乎。李觀夢荷。袁州人。與兄覿早皆受知於山谷先生。嘗宰清江。時歐陽文忠公護母喪歸。太守請作祭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守以簡率爲訝。觀曰。毋深訝。既而文忠擊節稱之。乃極力延譽。無詬之文。其此體非耶。

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之。名暖屋。乃古考室之義。或謂暖屋爲俗語。嘗觀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窠紅蹴蹋。謝恩未了奏花開。則知暖房之語。亦有自來。

元微之有古行宮一絕句。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洪景盧謂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煇幼年亦得一詩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死。樵夫時倒一株松。乃張俞所作也。思致不減前作。

司馬和中池。仁廟朝待制天章閣。知杭州。爲轉運使江鈞、張從革、胥撫。降知虢州。會吏有盜官銀器。獄具。爲鈞掌私廚出。所費過半。又越倅某載私物犯稅。實從革之姻。各遣人請曰。幸憐赦之。人謂司馬獨能忍耶。而卒不較。宜乎有子之爲溫公也。

煇在上饒。於鄉士余公予座上。因論詩。余云。近有強彥文。格律甚高。得唐人風致。乃舉其金陵道中。空有

青山自龍虎。可能荒塚更衣冠。及遠山初見疑無路。曲徑徐行漸有村。船中燈火十年話。枕上江湖萬里心。客舍三杯酒。漁舟半夜燈等句。復舉數聯。今不悉記。強嘗丞溧陽。名與鄉曲俱失之。

仁廟朝河陽縣民張晉一百五歲。定州新樂縣民楊則一百三歲。棣州商河縣民蔣宜一百二歲。石州平夷縣民高榮一百三歲。密州諸城縣民巨氏一百五歲。登州黃縣民姜文貴一百一歲。潤州金壇縣民景皓一百二歲。台州黃巖縣民葉成一百三歲。洪州南昌縣民裴一作裴文一百歲。宣州寧國縣民洪嵩一百一歲。撫州臨川縣民何彧一百七歲。台州日照縣民李知全一百二歲。守臣各以名聞。詔並以爲本州助教。當是時必無增年詭籍僥冒寵榮者。比歲屢舉慶典。恩加海內。尤篤意於高年。□風俗之粹美。固多耆艾。不減慶歷全盛日。然年踰百者亦罕聞。豈深山窮谷之叟。佚老晦跡。不能自列。且恐官府文移審覈。反致騷動。不若安靜爲可樂。若夫束帛之賜。不知用幾倍束帛方得之。捐實費。取虛名。亦非人情肯爲。壅上澤而不宣。州縣長吏當任是責。

大相國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間。簷廡相接。各具庖爨。每虞火災。乃分東西。各爲兩禪兩律。自入金源。未知今存幾院。煇出疆日。往返經寺門。遙望浮屠峻峙。有指示曰。此舊景德院也。匆匆攬轡徑過。所可見者。棟宇宏麗耳。固不暇指顧問處所。紹興初。故老閒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歌曹元寵甚時得歸京裏去一小閣聽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後。更無人說著。蓋耆舊日就淪謝。言之可勝於悒。

呂滎陽公原明嘗著歲時雜記。汴都自正旦至除夜節序。市肆所貨之物。人家所尚之事。登載無遺。後又

得浚儀孟元老夢華錄。其敍郊祀朝會上元教池爲詳。可互稽考。未備。但夢華語圖曉俗。無文采。不能起其事。觀二書。可想承平風俗之繁富。煇幼小時見人說。京師人家日供常膳。未識下筯食味。非取於市不屬饌。自過江來。或有思京饌者。命倣倣製造。終不如意。今臨安所貨節物。皆用東都遺風。名色自若。而日趨苟簡。圖易售故也。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製也。籠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爲北地風埃設。凡貴游出。令一二十人持鍍金水罐子前導。旋灑路過車。都人名曰水路。江南街衢皆砌以磚。初無蓬勃。非北地比。

上池初曰教池。以秦陵服藥。久未康復。俗謂語病。乃改焉。歲自元宵後。都人卽辦上池。遨遊之盛。唯恐負於春色。當二月末。宜秋門下揭黃牓云。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游行。御史臺不得彈奏。迨南渡。故老客臨安。汎西湖。懷舊都。作詩云。曾見宜秋輦路門。大書黃牓許游行。漢家寬大風流在。老去西湖樂太平。煇向見人每舉此詩。因志於此。以補夢華之遺。

韓信既定趙。高祖自成皐渡河。晨自稱漢使。直入信壁。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起乃大驚。竊意大將軍轅門宜多兵衛。豈容使命直入至臥內。左右前後無一卒誰何者。亦不豈虞匕首竊發。患生於所忽邪。周亞夫軍細柳。文帝欲勞軍。吏士被甲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乃曰。此眞將軍。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信、亞夫皆漢名將也。亞夫中堅整暇。常日備禦嚴肅。雖天

子至亦執軍禮見。視信爲不侔矣。

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章聖藩邸。福備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亦鬱鬱而終。一子不肖。遂隳家聲。生兒安用多也。

寇、丁立朝本末。世有一定之論。初丁逐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迨丁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琰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姦。殺而無赦。故周庭負扆。難私管蔡之弟兄。漢犯不綱。遂致莽丕之篡竊。安危之慮。其可忽諸。雷州司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獲升科第。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貪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膺顧命。聖君纘緒。盡罄公忠。乃陰蓄於姦謀。將玩窺於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魘魅於宮闈。易神寢之龍圖。冀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降靈。遽顯露於凶邪。已申明於典法。漢臣獲罪。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顧淩烟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屈深仁。止行奪爵之文。才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釁惡益彰。中外於茲。痛憤猶積。今展禋柴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爲得罪之人。悉有滌瑕之望。必慮丁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尙假息於遐荒。冀量移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更無牽復。伏請更不原赦。上從之。陳自臺察除中司。一時抨彈甚衆。本傳獨全載此一章。歷數其罪。略不容貸。精凝白簡。無異唐王義方擊李義府之疏。丁後再貶朱崖。濱海舊有相公亭。

亭因得名。舶船每泊其下。從叔其父守郡日。卽廢址一新之。遂復舊觀。且爲番商游集之地云。

元豐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大小詳要。（一作大詳小要。）莫不有敍。分職率屬而萬事修理。監於二代。爲備且隆。迨於末流。道與時降。因革雜駁。無取法焉。惟是宇文造周。旁咨碩輔。準古創制。義爲可觀。國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豈吾官政。尙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萬事。其使卿大夫蒞官居職。知所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豈不善歟。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以聞。時三年八月也。前亦有言國家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爲三。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降敕許赴院供職。方稱諫官。他悉類是。於是遂改官制。

熙寧間。廣西經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貢銀香獅子一。馬七。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爲文。敕書答之。賜賚外。幷以南丹州刺史印賜之。仍詔毀其舊印。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學。乃新斯宮。瞻彼德容。孰云不宗。宣和御製文宣贊也。蓋因宰臣王黼奏請而從之。紹興幸學。亦製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其後又親製七十二子贊。崇儒右文。神藻高妙。遵前烈而章欽崇之實云。

崇寧間委成都漕何常造戲龍羅二千匹繡旗五百面常上疏曰旗者將軍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人主得服非可錫賚羣臣使聖躬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六十今乃造三千恐費工巧有旨減四之三降詔奬諭由是爲上所知常京兆人字子麟官至顯謨閣待制

降太康縣駐泊巡檢右侍禁張宇孚一作爲雅州廬山縣都監坐用劄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前兩府在京兩大省方許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狀一巡檢使臣敢以劄子直達御前固已可駭在當時通進司亦何敢傳奏今昔法制寬密不同如是乃寶元慶歷間事

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性和易喜賓客導引服餌既老顏如丹晚卽城北治園廬自號武陵居士資政殿學士孫公沔爲守日牓其所居坊曰德壽因以名其所居之橋今俗呼侍郎橋者是也煇友人郎曄晦之亦杭人或謂杭無他郎當與侍郎同譜系晦之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識者許之晦之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亦勤矣以累舉得官不霑一日祿而卒可哀也已晦之早從張子韶無垢學已書在第九卷

右一作左諫議大夫安燾上諸司敕式神宗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設於此而使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爲令治其已然之爲敕修書者知此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今之格式令敕卽典刑也若其書全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國家上世陵寢皆在保州保塞縣東三十里有天子巷御莊亦號柳林莊尙有宗室在焉

熙寧間洛州平恩縣指使王奎乞解官持父喪許之仍詔兵部自今有請如奎者宜卽聽許蓋深嘉之也今小使臣固有許持服之文然類貪祿不去若謂食貧出不得已然大使臣豈俱富厚者雖平日談仁義識禮法高自標置以儒者自處亦不能稍異流輩或謂除見隸軍籍當金革從事餘盡更制俾從風化之厚其可乎

古唯六璽至唐始名曰寶增數至八國朝所用一曰鎭國神寶二曰受命之寶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寶五曰天子行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曰皇帝行寶政和七年增定命寶以九寶爲稱叶乾元用九之義仍以定命寶爲首定命寶惟用於封禪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天子之寶答外夷書天子行寶用於封册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具載國史受定命寶詔曰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紹聖得神寶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周圍四寸上蟠蛟龍李斯蟲魚篆也在廷臣各印賜一本煇在上饒嘗於鄭顧道侍郎家見之曾祖侍講時亦預賜兵火後不存

歸州西門蜀江叱灘俗號人魚瀆大石四五橫截江道夏秋舟行多罹其害若候水落開鑿灘石庶少避覆溺拆船灣詩家嘗以爲對

崇寧間戶部尚書虞策言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相當又以祖宗時考之皇祐中總三千九百萬而費三之一治平中四千四百餘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中五千六十餘萬而費盡之今諸路一月所須皆汲汲旋營願省節浮費以寬用度云云淳熙間亦有言戶部經常支用一歲所入僅足相當無復

有餘。一値水旱及起解稽遲。不過借南庫錢以應急耳。其說甚備。崇寧之數。煇得於實錄。淳熙之數。有戶部郎官楊頡當日劄子在。自崇寧至紹興至今日。司計者當亦能計會盈虛而未見也。

慶歷中。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安陸。日園夫見大蛇垂欄楯。卽觀之。乃周詢假寐也。同時博州軍人趙宗者。夜寐。嘗有龍出入口鼻中。本路帥臣恐其惑衆。請度爲僧。令居京師。毋得出入。從之。

米元章畫史載唐人帖用碰熟紙。且引韓退之用生紙錄文爲不敬。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如米所言。乃有喪服者所用毛頭紙。旣涉不祥。其可寫錄文書。又恐別有意義。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爲期集費。進士諸科舊以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於人。過爲淫費。至是始賜之。遂以爲例。今復不足用。以造小錄爲名。各有率焉。（案此條已見雜志第二卷末。此重出多後三句耳。）

層檐南海旁國也。國城距海二千里。海道須便風百六十許日晝夜行。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國主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春冬暖。貴人以好越布纏頭。服土產花綿白疊布。不服綾羅綃帛。出入乘象馬。官有月俸。其法輕罪杖。重者死。有稻麥、粟、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駝、馬、魚、犀、象、薰陸、沈水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蘇合香、眞珠、玻璃、莆萄、千年棗、蜜、沙華三酒。交易用官鑄錢。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加銀一分。禁私鑄。人之語音如大食國云。國朝承平日。外國朝貢。間數年必有之。史策但書某國貢方物而已。如封域風俗。皆略焉。獨於層檐所書如此。

元豐間高麗國王以書抵親王二府。詔士物令受而不答。止以書謝。仍命著作佐郎林希具草進呈。送御書院。以精紙寫付使人回。以其好文識禮義。故朝廷賜予恩遇。悉在諸國之右。林代答諸書。體式輕重。皆未之見。故家當有得之者。向見洪練塘言止用宰執通親王書啓之式。

漢志七略。凡爲書三萬三千九十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國朝慶歷間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爾後於總目外。日益蒐補校正。皆爲善本。顧求書之詔屢下。天下家藏。詎能悉上册府。唐杜寶當正觀間撰大業雜記。備著隋臣凡上一帙。必加賞賚。祕書省增置百二十員。善書者凡二千人。致所得文籍。視歷代爲盛。然在當時。已多散逸。況又閱數百載之後耶。

政和四年。詔置道階。自六字先生至鑒義（曹本蒙）凡二十六等。崇奉道教。其權輿於此歟。

容齋隨筆。記風俗偷薄。士大夫之僞浮者。於尺牘間益出新奇。及云昔曾吉甫祕監與人書。不作劄子。且以字呼。一時館職欲從篤厚。以變舊習。竟落落難合。煇記用劄子不呼字。矯僞成風。方得五十年。若官稱僭冒。稱謂庶官。知州曰判府。知縣曰判縣。判府尚爲極品典藩。設判縣何說焉。倘以判爲重。則知樞密院與同知樞密院改爲判院。同判可乎。舊說有以簡問疾云。不知台額上尊癤子稍減尊痛否。較今諮佞不誠之語。亦何以異。

三館可稱學士。崇寧以前州縣官無稱學士者。渡江後。苟有一官。皆可稱也。近世京朝官曰太中。選人曰

中大凡可獻諛取媚雖至極品亦不以爲過反以學士爲輕而置之下至縣尉曰仙尉蓋用梅福尉南昌故事福棄官去九江傳以爲仙夫豈仕宦美事今之人顧以此分品秩崇卑一或稱縣尉則慊然爲慢我是皆習俗使然

裕陵稽古制作詔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畫一來上以祛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乃裒集三代鼎彝簠簋匜爵豆之類凡五百餘器載之於圖古器多出於墟墓之間無慮千數百年其制亦有所受後世豈能臆爲宣政間搜訪甚至中更靖康亂離散亡殆盡淪落人間者能有幾煇向於毘陵翟忠惠家見一鼎主人指示此商周物考以宣和博古記制度不差坐有客云若果爲三代盥匜矗鼎誠宜寶祕如眞禮制物在今日亦不易得又有僞名禮制物衒惑好奇之士十常七八蓋不以其鼎爲然因以諷云

安化郡王仲爰嘗蓄一古銅盂或問之王曰漢盂也或曰盂出近世古未嘗有王曰淳于髡得一豚蹄酒一盂列禦寇書有日初出也如盤盂漢田蚡學盤盂諸書東方朔射覆匱守宮盂下君豈未思耶一坐歎服承平時公族讀書多以賢稱且好古博雅有如此者

趙州瓜蠹自昔著名瓜以小爲貴味甘且肥漢使至用定盆貯於各位門任取以食煇北征亦得品嘗仍攜數枚歸家僕李太者夙俾治醫因得漬瓜法北客賞其逼眞既老辭去仗以自給紹興辛巳駕幸江上經從無錫小黃門入市偶售以奉玉食後屢宣索亦嘗呼喚至北內御廚主者遣詢鄉里初謂爲河北人既知非河北人乃厚勞遣回不爾其留隸役歟

紹興間江東閫漕屬並除二員判官官皆同一有出身俱未上置司所文移先檄衙長有出身人被詰問官吏皇恐既照令甲旋行改正初不知文武官非相統攝而官同者其序位以職職同以服色服色同以資序資序同以改官改官同以出身

蔡京懷姦固位既與王黼終凶上亦浸厭之黼百計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欲去宰輔表自京始）取嘗攸晁錯更漢令諸侯誚譖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史筆書之蓋亦表其失言（案事已見雜志第二卷此蓋重出）

神宗以忠武軍節度使潁王嗣位詔陞忠武軍爲潁昌府時監許田鎭稅吳處厚獻頌以紀其事神宗褒嘉卽命擢用首台王禹玉謂當入館次相蔡持正沮止之又吳素與蔡游後從（從曹本無字）禹玉薦爲神宗山陵司屬官得知通利軍通利以北使經從例假紫章服已而改漢陽從蔡求仍舊借紫蔡面詆曰君若能作眞刺史安用假爲疊二事吳深銜之遂基箋詩之禍當是時諸公詆彈與夫營救之章交上具載元祐實錄蔡於五詩中辯白引證甑山公事尤苦卒不能免議者謂若吳果用前二事報復私隙則得罪天下後世（一無後世字）益不可逃也（二事頃先人親聞於向公藥林）紹聖追貶吳處厚制曰敕朝請郎吳處厚向以不

逞之心。懷苟得之計。擠陷勞舊。貶死遐陬。圯族誤朝。凶慝甚大。身逃顯戮。沒有餘辜。宜削官資。易以散秩。以明告訐之戒。以示刑憲之平。可追貶歙州別駕。

王荊公誌錢公輔母夫人墓。錢乞改定。公答書謂。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牓。有池臺竹林之勝。何足爲太夫人榮。是固然矣。至云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荊公之文。信自有意義。後學焉能窺測。然公所撰墓誌。姑舉其一。於虞部郎中贈衞尉少卿李公濟却書孫廿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是豈皆業文有可道者。蓋公立言好已勝。或爲人所關。則執之益堅。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語不獨爲新法設也。（臨川荊公集誌公輔母蔣夫人墓云。孫七皆幼。豈從其所請。或後來增入耶。煇頃於故家得汴都所刊荊公集。無孫七皆幼四字。且以宗室墓誌別爲一卷。今臨川本無之。）

王荊公退居鍾山。切切以呂吉甫爲恨。呂除母喪時。公弟和甫執政。呂意切憚之。乃過金陵。以啓與公和。其啓曰。合乃相從。豈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巇。彎弓之泣非疎。輾足之辭亦已。而溢言皆達。芘氣竝生。既莫知其所終。前不疑於有敵。而門牆責善。雖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已隨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挹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疎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

儻示於至慈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俟惟命之從公巽言謝之其書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安石蠹爾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溼不如相忘之爲愈也趨召在朝夕唯良食爲時自愛煇五十年前在建康見荊公門人吳長吉云公得此啓再三披閱讀至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顧客曰彼不著詔旨亦何自復相聞不爾此亦不必還答又云終是會做文字蓋不以所甚惡而掩其所長荊公醇德如此

清波別志卷下

裕陵一日顧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黃河水極清泚不與中國比前書所謂黃河之水淺可涉蓋不誣也然河之本源未見出處禹貢但言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王安石等曰案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爲中國河陛下所考禹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國家河防無一歲不決溢上軫宵旰之慮殫邦財竭人力隨潰修塞僅踰一日之安元豐間議者欲復禹之故道裕陵曰陵谷變更雖神禹復出亦不可拘以故道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今止以州縣爲礙壅遏水勢致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爲患也而州縣爲水之害大哉言乎亦非臣下所及

班史多用古字以西漢去古未遠也東漢書則皆不用顏師古注班史遇古字則注云某讀曰某某古某字蓋亦恐學者之未詳今士人有作一二十字簡帖必旋檢本模倣筆畫從俗就簡轉易偏旁者十居七八既非素習何苦牽強有勸人著深衣者答曰某今時人只合著今時衣服是爲至論

煇幼見故老言京師街衢鬬鬭東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來者迨煇出疆目睹爲信且言每值駕出甲馬擁塞馳道都人僅能於御蓋下望一點赭袍在紹聖閒約攔尤更嚴肅幾不容士庶觀覘第歲暮春上

池親御鞍馬。則禁衞稍寬煩密。不若今日近瞻法駕不違於咫尺也。前此宋莒公庠啓請云。當日車駕行幸。惟前有駕頭。後有擁繖扇。其侍從及百司官屬下至厮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衞。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皆垂簾外蔽之。士民憲高下瞰。而邏司街使曾不呵止。威令弛廢。習以爲常。且黃帝以神功威德。猶假師兵爲營衞。蓋所以防微禦變也。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衞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代荒殘之弊。事從簡略。每鳴鑾游豫。僅同藩鎭。而盡去戈戟旌旗之制。非所謂旄頭清道後行之謹也。望專委博學之士。檢尋前代儀注及鹵簿。令於三駕諸仗內。參定今來乘輿出入名件。而嚴設儀衞之禁。下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而約以小駕之制。增清道馬軍旗旄等物。別爲常行禁衞云云。時雖不果行。茲謹著焉。以見太平全盛日乘輿行幸儀物之盛。

承平時。歲運江淮米輸京師。才三百五十萬斛。至發運使李溥乃增至六百萬斛。遂立爲額。李實才吏。然兩以墨敗官。豈但用其才。不復責備於廉隅耶。

臨安小民數十百成羣。近因往江口接江魚。潮退。見一異物立於波中。褐色。有毛。有牙。有脚。有鼻。有耳。有骨軟。似不任齋持。約重三四十斤。各以所持挺擊之。卽死。或名爲海狗。舁入城。徧呈諸處。一貴人聞之。詢其形狀。言此膃肭臍也。亟追之。屬暑月不可留。瘞之矣。繼驗本草圖經。形與海狗殊不類。海爲天地開鈑物。其中祕怪。何所不有。但名異獸可也。煇向於鄱陽湖得一魚。亦甚大。似鯉而非鯉。鱗色亦異。當師

輩烹食之。肉朝而腥。中有人髮。食之者皆病數日。竟不知爲何物。

宣和末。太常博士李子奇奏。國家自藝祖受命造邦。混一區宇。定都於汴。神宗稽古有作。煥然一新。陛下紹述百美備具。京邑之盛。莫如今日。罔宜書之簡册。如所謂長安志者。纂爲一書。號汴都志。以垂耀萬世。其大概如是。遂詔輔臣鄭居中提領。修纂李子奇及祕書丞李錞爲編修官。煇家有宋次道長安志。後得東京記。亦宋所著。紀事止皇祐二年。當時不應未見此書。豈以其疎略欲增修之。先人任淮東帥幕。與鄭之姪道卿爲僚。暇日因及汴都志。道卿云。先叔薨。改命蔡攸。時邊報日至。未幾禍亂元不曾成書。

政和末。有知婺州黃持獻言。六經之治貴未亂。兵家之勝貴未戰。國家城壁軍旅器械守禦。獨注意於西北而略於東南。臣以謂東南有備。則西北乃可全勝。大觀初。嘗詔東南久安。兵寡勢弱。人輕易搖。申誡守禦有司。奉行失序。旋即廢罷。且東南民物繁富。城壁可守。十無二三。不務增築。而急於漕粟。軍額不足。不急於招補。而急於更戍。臣謂宜乘時舒裕。講求利害。先後之序。其切中時病如此。朝廷但令監司守臣講究而已。閒不二歲。遂有方臘之變。州縣不能制。乃命童貫、譚稹、盡將陝西部落勁兵進討。閱歲方克。是時民安治平。不識干戈。所至守備缺然。不但東南而已。有奏南人輕佻。皆用短兵。王師當以長兵取勝。徽廟問何謂長兵短兵。對曰。兵家以刀楯爲短兵。弓矢爲長兵。以此觀之。益信時以兵革爲諱。賊雖伏誅。而四方大盜日熾。卒致禍亂云。

徽廟實錄書鄧文簡洵武在密院。屬蔡京謀取燕雲。洵武難之。乃以曉童貫。洵武因對。遂言雍熙中嘗有此舉。是時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東。趙普在河陽聞之。上疏切諫。彬、美卒無功。因出普疏與彬、美傳進讀曰。陛下審觀今日謀議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練。孰如國初。以太宗之神武。趙普之謀略。彬、美之爲將。百戰百勝。征伐四克。而獨於燕雲。乃爾。況在今日。何可輕議。且百年盟誓。一朝棄之。誠恐兵革一動。中國昆蟲草木皆不得休息矣。上大悟。翌日。詔京曰。北事且已。祖宗盟誓。違之不祥。京色大變。議遂寢。後王黼又爲兼弱攻昧之言。以動上心。洵武從容爲上言不可。因勸上保境息民。謹備自治。無啓邊釁。黼言當兼弱攻昧。臣獨謂不若推亡固存也。且與強女直爲隣。孰若與弱契丹乎。議復中止。洵武既歿。黼始遂前議云。洵武嘗知樞密院。字子常。綰之子。

政和八年元重和。案政和七年丁酉明年戊戌。改此云政和八年。似有誤。十一月詔。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寘之典刑。議加爵賞。僉論未允。朕獨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安悖遺表恩澤奏補。因悖責降。遂寢不行。今悖雖未盡復元官。可特與見曹本見字無追復正奉大夫。遺表恩澤令吏部先次補堯臣。初。堯臣上書論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以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通。宦寺之權重。則王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長城。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之薄伐玁狁。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太祖皇

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曹本爭）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哉。蓋以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而已。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已而與之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逡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今者中外之人。或謂童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欲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脣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曹本隙）狼子野心。蓄銳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臣之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也。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無使強隣乘閒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上嘉之。故有是詔。

唐正元閒。太常寺言。宗子名銜。皆云皇某親。此非避嫌自卑之道。按儀禮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尊者。請以祖稱本封爲王公王孫。則親疏有倫。名體歸正。國朝宗室必冠以皇字。有云皇伯祖者。太宗丞趙彥若亦嘗建議。應同堂親於皇字下加從字。再從三從親。又加再三字。三從之外。加以其祖先所封郡國爲旁分。而系其世次。不書皇字。則親疏有別。尊卑不黷。自元豐迄元祐。皆欲釐正。竟不果行。趙之疏。先載在元豐實錄。後史臣以其言無取。且謂出前史官私意。刪去。

宗室內外竝不著姓。趙子崧任宗正少卿日。建明。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去國姓。恐非所宜。且與異姓共事。須著姓以別之。乃詔依熙寧法竝著姓。

稼軒樂府。辛幼安酒邊游戲之作也。詞與音叶。好事者爭傳之。在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爲贈。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盤盛得。下官歌舞轉悽惶。賸得幾枝笛。覷著這般火色。告媽媽將息。一時戲謔。風調不羣。稼軒所編遺此。

禮部尚書韓忠彥、御史中丞黃履、禮部侍郎李常、給事中陸佃、蔡卞、中書舍人錢勰、范百祿、禮部郎中林希、殿中侍御史黃降、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元豐乙丑八月十一日。議事於禮部同觀。後又書公詡留此相示。適諸公來集。元度爲書同觀歲月。常題初符離史君張公詡圖池陽清溪秋景。攜入京師。蘇文忠公首爲賦詞。又屬秦少游書職位姓名。幷詞於圖後。一時名士皆有跋語。觀前諸公所書職位姓名字畫端楷。信非率爾游戲者。今日輕俊後生輩。乘酒縱筆。題識書畫卷軸。有不著姓名。止題道號者。得不有愧於前輩乎。

章郇公知陝府。有詩云。雖擁千兵心不樂。却嫌官重少朋儔。官重則崇貴。掾屬趨承賓客造請。謂少朋儔心不樂者。豈以等威有閒。無通心曲者乎。若不以名位自驕。則人皆朋儔矣。早知貧賤人皆棄。能使韋郎跡也疏。貧賤則眞寡朋儔矣。若夫崇篤久要。不隨勢利爲厚薄。不敢望於今之君子也。

煇三十年前觀錢唐潮。坐有川士楊賓言錢唐明潮。人多不曉其理。嘗聞之故老而得其說。蓋衆流自嚴衢而下。其勢峻急。錢唐潮束湧入狹江。三水相激。所以束起潮頭爾。若京口。則長江散漫而勢可容緩。

所以不然隨叩前輩爲誰渠亦不能言

宣和內侍黃經臣言徽宗御几曹作几榻上有一軟玉牌子可以隨意曲直甚祕惜之倉卒南幸時宣取以隨行屬暮夜取不至後竟莫知所在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又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於寢室置一榻用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後事變行至輔固村於道旁店少憩食油餅次有一舊親近使臣自京城來參因說時事語未竟開封府吏踵至出御筆卽戕之身首異處人生富貴可保終身享用乎蔡京賜第在都城之東周圍數十里籍沒後賜种師中未及遷入一夕煨燼無遺時有上官悟作城東甲第曲備書盛衰之變士皆傳誦其末四句云皇天去人不盈尺怙勢驕淫神所厄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人道溫公宅上官邵武人

正議大夫致仕張公問字昌言襄陽人素與种世衡厚善張持父喪种遺汝州良田十頃辭之使者在塗而种卒乃還其子古用父命不受田蕪廢者二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命歸种氏見元祐實錄張問傳一時風俗渾厚辭遜之美人兩賢之

袁類父祖著述版行於世惟後嗣是責若父祖捐館日子孫幼弱及一旦編摹豈免小有疏略當隨拾遺佚而爲別集可也族叔同知海陵集已有墨本然於內制不載批答又小官賞刑告詞語雖簡而切當功罪最爲用功處紹興復疆除兩京留守孟庾西京路允迪南京旋坐失守皆貶責後追復官職適當

艸制。孟曰。屬關中之事。初有望於蕭公。棄河上之師。尙何尤於高克。路曰。惟睢水之遺忠。始焉有愧。比李陵之失節。終則爲多。制出士皆傳誦。今俱不收於集中。

吳虎臣曾、撫之崇仁人。紹興間。以著述被遇補官。主奉常簿。檢討玉牒。所纂漫錄凡二千條。其一云。康定中。王渙爲荆王元儼翊善。王用度無節。渙以書諫。方國家有邊患。宜助節用。王判其後曰。愁殺你。愁殺你。他日申言之。又判曰。仰翊善依翊善。虎臣書之。蓋示貴驕未率師教。劇戲批判。資時人一笑爾。其二云。某王幼子。年三十餘。不知人初除官。受俸三千緡。後增秩。只認此數爲己有。每食必置簠少許於食中。好畫狗。及木爲小樓閣。有獻二物者。必厚酬之。死之日。二物滿屋。二說皆著得於劉貢父。度貢父亦當有所授。畫狗小樓閣。宗室好尙之僻。容有之。第食中所置。非病風喪心。豈有此理。縱原父承誤以書。豈不能稍婉其辭。虎臣復從而實之。漫錄甫鍛木。亦以有不應言者。旋被旨毀板。士大夫多先得墨本。原父所志。則未得其詳。（案貢父、原父，前後不同，似有誤。）

元祐七年。樞密院言。遼使邪律迪病且殆。自通好後。未有故事。今用章頻、王咸宜、奉使卒於契丹北人津送體例。比類預立畫一。送館伴所密掌之。如迪死即施行。迪竟死於滑州。贈贈外加賜黃金百兩。就差知通利軍守臣假中大夫充監護使。遣內侍馳驛治喪事。初。太常寺言。典故無例輟朝。詔用節度使喪格輟一日。爾後雖有增損。大抵不踰此制。煇頃出疆。使介病皆委頓。扶持而歸。中節王寅秉義病卒於涿州。煇回至眞定。亦病數日。危乎殆哉。思之今猶寒心。建炎兵興。從使絕域者斷輿。輩亦補官。諺語曰。

歸爲官人病爲死人留爲番人。

天聖間御史蔣堂言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洪澤三任皆願官廣南若非貪黷何以致此乃詔官廣南不得過兩任在天聖承平日員少闕多銓部類出見次士大夫樂從遠宦猶有說以責之當今日三四人守一官資應入遠只得爲川廣計亦有秩滿落南不得歸者若槩目以貪黷拘以法制似非人情然今分符持節得替亦復經營就移有歷十數年不冐出川廣者俸積豐厚官爵穹崇較之州縣小吏急寸祿而艱寸進宜加閔焉

銓曹吏胥闕與選人爲市判吏部趙及奏闕至卽牓之吏部牓闕自及始熙寧閒也今銓曹牓闕固仍舊制然吏輩巧生歧轍有非牓闕所能防閑者豈其弊終不可革邪

前志第十二卷書承平時淮甸餽米入京浸以小便則紅潤如新或疑焉煇後觀瑣碎錄內一條京師東華門何吳二家造魚鮓十數欌作一把號把鮓著聞天下文士有爲賦詩誇爲珍味其魚初自淮滑河上斫造以荆籠貯入京師道中爲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濯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緊而味回煇出疆日虹縣及汴京頓皆供把鮓甚美一路俱無之豈皆出於此邪瑣碎凡四百餘條悉論物理乃宣政貴人所纂也

唐封公主有以國名鄫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太平安樂長寧壽昌永穆常芬唐昌之類是也明皇二十八女悉以美名名之國朝慶歷中封長女曰福康次女曰崇慶初

下崇文院考典故禮官以唐制來上福康、崇慶、蓋用美名故事宮禁之制豈容不嚴宮人亦豈可見廷臣而唐入閣圖乃有昭容位或者疑之天祐二年敕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已來稍失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以此考之入閣圖有昭容位信而不誣矣天祐昭宗季年

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竝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鄧溫伯爲內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邪

馮當世文簡公初登第張侍中耆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吏卒擁至其家頃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馮固辭曰老母已許王氏矣嘗過外兄朱适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也亟請於朱爲嫁之其所存如此早年薄游里巷夜爲街卒所繫鄂守王素亟釋之後馮使關中王方帥渭賓燕甚懽馮貽以詩有呑炭難忘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前輩氣血方剛不拘小節蓋或有之迨夫貴顯自常人言之昔過舉或不樂聞顧乃因道舊形於篇什初不以爲諱可謂賢已

兩都多漢唐王公家墓歷代寶物每自此出親黨丁石韞頃監花酤推場一日數胡兒用綿裹一物至玉注椀也非但表裏瑩澈無纖瑕製琢亦甚精胡兒云此未足爲珍試注以酒傾刻即温已而果然椀底刻安美二字詰之云得於長安古壙中索銀百笏酬十之二不售盱眙畢少董聞之欲取以善價久之竟不復得

世頌人德美。多用蓍龜。狀其識見。蓍之爲言蓍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蓍舊也。

唐顯慶五年。有抱屈人齎鼓至朝堂訴事。乃詔東都置登聞鼓嘉石。西京亦然。後置登聞鼓院本此。今行在所有院而無鼓。豈以鼓在汴京。茲不復置歟。

秦會之忠獻公自著文字。惟尚簡古。自云效王荊公體。謝車駕幸第家人輩各拜恩數表。首云。注目帝車。方望雲而盤辟。移居仙境。容砥鼎以飛昇。中謝後云。婦子孫息。同荷優恩。官封服章。躐登常級。末云。臣敢不治外自內。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福。祐陵復土。被命撰哀册文。首云。十年生別。萬里喪歸。語簡而意深。類此。

元符因日蝕。下詔求言。時應詔上封事者。莫知其幾。布衣凡八百餘人。人人議朝政闕失。皆期朝奏暮召。逮付看詳。其間多指擿。非所宜言。亦謂不過報罷而已。繼乃隨輕重而定罪。時有無名子作小闋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來胡道。人人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少。自詶鐫官差岳廟。却一齊場了。誤人多是誤人多。是誤人多少。末兩句乃京師新翻詞曲。

政和間。和詵接伴遼使至邢臺。使柴誼指呼左右合獵回。詵曰。南朝有樂事乎。詵曰。南朝所樂獵德耳。使爲之羞恨。與賓客言。所貴得體而毋忤。如獵德之對。亦未爲傷和氣。在今日亦恐相挑。爲國生事。頃次對張叔與出使。病臥車中。彼副介於欒城道上獵一生虎。令數輩舁至車前相示。意示威猛。此但遣人謝之。

王韶嘗進唐誥三道。虞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眞卿書顏允南母蘭陵郡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徽宗曰。朕欲教習書法。告命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特置書藝所。生徒以五百人爲額。唐告今士大夫家猶有襲藏者。雖吏輩所札。亦皆有法。況虞顏名畫乎。唐太宗亦嘗謂輔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宜乎臣下體上訓飭。皆留意於翰墨。

觀察使留後議者。謂乃五代藩鎭官。以親情留充後務之稱。不可循用。可冠以軍名。乃改爲承宣使。

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乃罷。呂后從東廂側耳聽。見昌跽謝曰。微君。太子幾廢。霍光謀廢昌邑。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云。會延年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此國大事。不疾應。先事誅矣。敞乃與夫人及延年參語許諾。夫廢立大議。顧使婦人與聞。以母后之尊。致跽謝臣下。宰相妻室。亦得接見九卿。何上自宮禁。下暨相庭。內外淆雜。略不以爲嫌。漢眞有太古之風焉。

翰林學士承旨曾布言。比奉詔旨。重行修定神宗皇帝實錄。臣竊觀實錄所載事跡。於去取之際。誠有所偏。如時政記。皆時執政所共編修。往往不以爲信。至司馬光記事及雜錄。多得於賓客或道路傳聞。悉以爲實。鮮不收載。聞王安石秉政日。凡所奏對論議。日有記錄。皆安石手自書寫。一時君臣咨諏反復之語。請降旨下本家取索投進。付本院參合照對編修。庶一代信史。不失事實。從之。此疏既上。實錄趣

成。而議論隨起。尊私史。壓宗廟。不但一二力辯詆誣。致一代信史。竄易數四。猶不失事實之語。其然乎。

末兩行內似有脫文。

陝西兵興時。經略司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李參程權慶州。鉤考。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令廢其廬。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官錢。至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後。軍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李、鄜州須城人。神廟朝官尚書右丞。

薦舉之法日弊。座主類不識門生面。第徇權貴所欲予者。舉詞槩以才猷敏劭、吏事疏通、書判牘史魏公分教永嘉日。張無垢爲守。一日。語次謂史曰。某未嘗輕薦士。今以晚公可乎。詞曰。識超幾先。經傳語外。且云杼思三日。方得此八語。士夫聞之。皆曰。若此方可名知己。史初尉餘姚。嘗卻帥曹泳之薦。當其怙勢。誰敢爲此舉。宜其無垢以國士待之。

至和嘉祐閒。嬪御久不遷。慶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宁行。或奏曰。聖人出口爲敕。批出誰敢違。上笑曰。汝不信。試爲汝降旨。政府果執奏無法。命遂寢。後又有降御筆進官者。上於是取彩牋。戲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衆喜謝而退。至於給俸日。各出御筆乞增祿。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諸嬪羣訴。且對上毀所得御筆曰。元來使不得。上知笑而遣之。當太平全盛時。雖內寵進遷。未嘗略私以恩。愛惜名器如此。外廷臣敢萌僥倖意。隆興初。內東門司申內人紅霞帔韓七娘。得旨轉郡夫人。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戶部供。除紅霞帔逐月有請受。外外命婦即無祿。令宰臣魏杞等奏。豈有加封而反無請俸。上曰。祿令

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待禁中自理會。壽星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政無小大。悉循法令。不輕改易。以此一事觀之。他可槩見。其亦得於祖宗家法歟。

裕陵嘗言。太宗朝一老宮人尚在。爲朕言祖宗用財甚約。嘗有侍御（一作侍）乞增俸。命給十年。輒羞薄。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此數。尚足贍家。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死。蓋裕陵因與宰臣文彥博論財用而偶及此。且云漢文身曳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爲爲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劉蒙賢良書干司馬溫公。乞以鬻下一婢之貲五十萬。以濟其貧。又責公不效韓退之所爲。蓋已欲爲劉父之攖金也。公復書。其略曰。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又曰。退之文爲天下貴。故當時王公碑碣靡不請焉。受其厚謝。隨散之親舊以行義。某豈敢望退之哉。一書千餘言。遜謝甚苦。訖無一語詆其妄。舊傳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乘閒俾盛飾入書室。覬一顧。而公略不領。妾思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公嘗答孫察爲其伯之翰求銘志書。歷敍多年不爲人作碑志。所辭拒者數十家。後復辭劉原父垂絕之託。於十國紀年序載之甚詳。以是知買婢之貲。攖碑之謝。公豈有之。蒙既登公門。公之介特眞淳。豈不素知。顧乃鑿空而舉二事。非公宏度。孰能非意理遣。一笑容之乎。

汪彥章編徽廟一朝事實。書政和三年。大相國寺寶覺院僧宗寂奏伏覩中天廣內端門曰宣德。與京官

名相犯。欲望選美名而更之。奉聖旨。可改爲宣教郎。當是時方崇道教而抑釋氏。更易官稱。豈容浮屠氏輒干大議。而亟從其請。雖曰不以人廢言。度必有爲其道地者。後聞主之者梁師成也。

右清波別志三卷。爲商氏稗海所未刊。世尤罕覯。丁君魯齋以茶夢散人寫本見借。稗補前志之闕。欣然錄之。忘其字畫之拙劣也。卷後襲養正跋云。清波三志。似別志之後。尚有一志矣。抑三字係傳寫之誤邪。俟更訪之藏書家。乾隆甲申重九。知不足齋識。

乙酉六月。將有吳門之游。既束裝矣。書客沈丹憲以吳江沈果堂先生彤手校別志來售。買庋架上。匆匆解維。歸而忘之。越八年壬辰四月二十九日。偶檢他書得之。亟取讐勘。據以是正者凡數十字。沈本次第與此不同。竝缺十有九事。無章斯才、張訢、陳晦三跋。益知茶夢傳本爲可貴矣。繡溪寓廬記。

乾隆乙未十月十七日。借曹倦圃藏本於繡谷主人。覆勘一過。與果堂本無少異。知沈本實出於曹。故校稱曹本。從其朔也。廷博志。

13.0490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清波雜志

附別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周煇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G一七七〇上

朱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